朝野記聞 天

[illegible]午史禍
廢愼妃議
己卯士禍
乙巳獄事
己丑獄事

三卷之天

及施

戊午史禍

柳子光者府尹柳規之孽産也少無賴有勇力屬甲士李施愛反上書自薦請討賊 光廟奇之召試殿前捷如猨猱及從事還甚寵任以兵曹正郎擢文科壯元 睿宗新即位告南怡謀叛錄功封武靈君天性奸邪見者側目方 成廟虛懷納諫子光欲釣奇圖利論韓明澮以國舅有跋扈之狀 成廟燭其奸流配東萊金宗直為咸陽郡守見子光詩懸于壁令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敢爾耶子光聞而切齒然而宗直寵渥方隆反為阿附納交其卒也為文以哭之比諸王通韓愈及燕山戊午脩 成廟實錄李克墩為史局堂上見宗

直文集編吊義帝文以為意指　光廟與子光曲為譬釋以
告燕山遂起大獄宗直論以大逆其門徒金馹孫等或誅或
竄一時名流盡矣子光叅鞫俯伏于内官之前曲盡阿媚之
態似若申謝者然且曰此輩不可遺一人推官盧思愼揺手
止之曰武靈何至為此言耶子光少沮人皆以為報咸陽焚
詩之怨也　中宗初年公論恢張兩司及玉堂劾其罪惡削
勲黜外而死其子房及軫並不得其死 東閣 佔畢齋為禍
首濯纓寒暄曺梅溪崔錦南俱不免李黿在太常議畢齋謚
文忠坐謫甲子加罪臨刑神氣不變語益壯燕山愈怒用加
等之律 名臣錄

戊午七月宣城府院君盧思愼坡平府院君尹弼商武靈府院君柳子光上變都承旨愼守勤掌出納餘皆不得聞檢閱李思恭請見不從王命義禁府經歷洪士灝都事愼克成馳往慶尚道命別監往中路察往来遲速飛報既已拿金馹孫至王御脩文堂鞫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柳子光愼守勤注書李希舜参鞫時馹孫得風疾在咸陽鄉家鞫問史草何以誣書先生朝事供曰史記有先是有初云故追記 世祖朝事 德宗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許磐云又鞫請復 昭陵事供曰先王立崇義殿封王氏後欲聖朝行仁政故云爾馹孫爲忠清都事時上疏請復 昭陵故並鞫之又

鞫後殿曲事供曰昔在西湖也茂豊副正揔携琴相訪彈後
殿曲其音哀切非治世之音故并及於史草再三盤問同議
史草之人只供臣既輸情請獨死洪士灝搜馹孫家得李穆
書言史事大槩君之史草在成重淹房重淹言堂上以不逐
日記事不欲載之吾言金季雲一字無得遺脫云問士灝馹
孫在途云何士灝曰馹孫云此必李克墩發史事也克墩為
全羅監司時遭　成廟喪奸長興妓及貪贓事吾書諸史草
克墩祈其刪去吾不從故懷怨云云許盤供　德宗昭訓尹
民事疑而語諸金馹孫馹孫必誤以為權氏也李穆供云云
魯山淑儀權氏即權擘之族也其奴婢田地權擘盡占不給

致淑儀飢困故嘗薄之云先是李克墩見馹孫史草言於摠
裁官魚世謙世謙不應乃言於柳子光子光大喜即乘夕携
酒往思愼等家從容酒酣言及 先廟受恩之厚仍相與涕
泣以感動其心遂言及史事共密告魚世謙以不告罷相 野
言別錄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七月十七日傳旨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
朝登第 成宗朝擢置 經筵久在侍從之地以至刑曹判
書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
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
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弔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

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来自言楚懐王孫心為西楚霸王項籍所殺沈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之愕然曰懐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不啻萬有餘里世之先後千有餘載来感于夢寐玆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尸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為文以吊之其辭曰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以今亡故吾東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吊楚之懐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為衁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網僊而營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沈淪播越僅媲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

兮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而從民兮存熊繹於不祀握乾符
而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芉氏遺長者而入關兮亦有足覩
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胡不收以膏齊斧嗚呼勢有
大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懼爲藍醋於反噬兮果天道之蹠
盩郴之山磝以觸天兮景曖曖而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
波滛泆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局既兮魂至今猶飄蕩余之
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予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蠹蟫以
欽欽舉雲罍以酹地兮冀英靈之來歆云其曰祖龍之奚牙
角者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廟其曰求得王以
從民望兮王楚懷王孫心初項梁欲誅秦求孫心以爲義帝

宗直以義帝比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号者宗直以
羊狠狼貪指　世廟擅夷冠軍指　世廟云云其曰為藍醋
於反噬兮者宗直為魯山不收　世廟反為　世廟藍醋云
云其曰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螴蜳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自
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之筆馹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念
我　世祖大王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
逆徒宗社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于今功業巍巍德冠百
王不意宗直與其徒譏議聖德至使馹孫誣書於史豈一朝
一夕之故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三朝予今思之不覺慘懼
其議刑名以啓七月二十七日傳教曰恭惟我　世祖惠莊

大王以神武之資當國家危疑群奸盤據之際沉幾膺斷甚
定禍難天命人心自有攸屬聖德神功卓冠百王增光 祖
宗艱大之業貽厥子孫燕翼之謨繼繼承承式至今休不意
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凶謀爲日久矣假托
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毁 先王滔天之惡罪在不
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朋奸黨
惡同聲相濟稱美其文以爲忠憤所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
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凌遲處斬馹孫又與李穆許磐姜謙
等誣飾 先王所無事傳相告語筆之於書李穆許盤姜謙
決杖一百籍沒家産極邊爲奴表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豊副

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
而不告並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
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爲朋
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熙載李胄決杖一百極
邊付處宗準崔溥李黿宏弼漢柱伯珍繼孟姜渾並決杖八
十遠方付處而流人等並定烽燧爐干之役修史官等見馹
孫等史草不卽啓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等罷職洪貴
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以處決謹
將事由告于　宗廟社稷顧余寡昧剪除奸黨戰惧之念旣
深而喜幸之心亦切肆於今七月二十七日昧爽云云於戲人臣

無將既伏不道之罪雷雨作解宜霈惟新之恩故玆教示想
宜知悉
弘文博士安名世為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不避後日入史
局者見之以語李芑指名世謗逆修史不實鞫于殿庭名世
裂衣幅書疏論自古無殺史官之時冀悟上心陳復昌却而
不受名世遂誅 宣廟朝復職玉堂上劄訟冤請贈職不許
睿宗元年始修 世祖實錄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史
草閔粹亦納之既而聞皆令書本官名粹惧大臣見直書而
啣之陰囑奉教李仁錫及僉正崔命孫不與焉又請于博士
康致誠袖其草出與之粹倉卒竄改不暇淨書而還檢閱楊

守泗崔哲寬見其塗擦白之參議李永垠永垠告于諸堂上僉曰非細事也仍聞于　上初正言元叔康啓史草書名非古也恐無直筆　上怒而不從至是副正字金季昌告叔康史草亦多塗改遂俱係禁府　上親鞫之粹云臣所書皆大臣事皆在實錄閣慮其中傷也因哭曰臣獨子願贖死命上直之曰在書筵時知粹之為人遂免杖百屬濟州為奴致誠初不以實對且妄引舍人成淑杖拷掠乃服遂與叔康處斬奉教李仁錫知而不告杖百充軍附

尹妃廢議

成宗恭惠王妃薨陞淑儀尹氏爲妃 贈左議政尹起畎女成化丙申生燕山寵隆驕恣妬忌諸媛良家鄭氏嚴氏不遜於 上一日聖顔有爪痕仁粹大妃大怒成廟母妃昭惠后尊號激成天威出示外庭大臣尹弼商等將順獻議廢出私第尹氏日夜呼泣繼之以血而宮中毁傷且滋 上遣内竪廉訪仁粹教其宦對以梳洗艶粧無悔恨意遂信其譖而加罪焉尹氏以拭淚斑血帨付其母申氏申咸辛順未詳曰吾兒幸保全當以是告我冤且瘞我於輦路傍俾瞻車駕吾所願也遂瘞于健元陵路左及仁粹上實申氏交通内人潜訴生母尹氏非命之寃且

上其悅燕山嘗以慈順妃爲親母中宗母后貞顯號亦以淑儀陞尊聞之愕然

慘怛見時政記怒而献議大臣及奉使之人皆剖棺斬屍碎

骨飄風緣坐應誅而先亡者並令斬屍論以大逆緣坐八寸

鄭氏與二子安陽君奉陽君皆不得其死立私廟今宗簿寺祭如原廟封崇其墓今毀去僅物只存石欄干乙卯錄

奏文曰繼妃尹氏性度乖戾不能欽承寵命失德滋甚大

失臣民之望不獲已承臣祖母尹氏臣母韓氏之教廢置

外第以副室尹氏爲妻伏望聖慈特賜繼妃誥命遣韓明

澮陳奏

成廟賜死廢妃傳旨曰廢妃尹氏性本陰險行多悖逆曩在

宮中暴悪日甚既不順於三殿又肆悪於寡躬其如輕蔑寡躬待之如奴隷至曰並足迹而削去之是特細事不足論也至於嘗見母后挾幼擅政之事自以為喜常以毒藥自随或置之懐抱或蔵之篋笥非惟欲去其所忌又将不利於寡躬常自言曰我命長壽将有所為之事此則不道之罪關於宗社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只廢為庶人置之私第今者外人見元子漸長前後紛紜多以此為言雖在當時不足深憂後日之禍可勝言哉若使凶険之性得操威福之權則元子賢明亦必不得有為於其間而跋扈之志日益自恣漢呂唐武之禍翹足可待予念至此深用寒心今者優游不早定大計而國

事至於不可救則悔之無及而予實爲宗社之罪人也昔鉤
弋無罪漢武猶爲萬世之計况此凶險又有難赦之罪肆於
今月十六日賜死於其第宗社大計不得不爾乙卯錄
尹氏之廢也　成廟常以諺書書其罪遣中使及承旨一員
逐日隔帳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壼位尹氏終不改竟賜死燕
山臨朝盡殺其時承旨而蔡壽以不解諺文獨免死野史之流
弘治己酉五月二十日傳旨下禮曹曰廢妃之惡昭著史冊
而非惟國人之所共憤也是亦天王之許貶黜者也烏可更
論予以薄德配未得良上累我祖宗之大德下負臣民之顒
望懋赧之心曷有其極然賴天地祖宗之陰祐承三殿訓誨

之丁寧身旣免唐之中宗罪已明晋之賈后此大臣之所共
權而賀者於今思昔之事而中夜歔欷獨坐不眠者不知幾
日也雖永不賜食魂豈有究予何矜恤但毋以子榮君之恵
也而防之後奸君之政也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測然今特命
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子
心且感魂情而雖百年之後永不改易以遵父志 上同
蔡壽以大司憲一日侍經筵與校理權景佑同啓尹氏雖坐
廢曾配至尊而今處閭閻奉養亦窘請別置一室官給廩餼
上震怒鞫問壽對不屈又下禁府鞫之壽對如前竟赦不加
罪三年始叙 名臣錄 權蔡判 在玉堂日論廢妃雖有

罪不宜褻處閭閻　上震怒以為陰附世子為後日地命下
牢獄責詰備至公略不直屈開陳誠悃援據歷代人主待廢妃
事言益切剛　上乃霽威只罷其職（神官雜記）
燕山丙辰議　申從濩為禮曹參判獨持成宗遺教極言
不可天威雖震不少撓及議立廟立主援據古制言矣則必
有主以安神必有廟以奉祭尹氏誕育聖躬宜尊廟皃而奉
之然得罪先朝擯之於禮有所未安按漢昭帝母趙婕妤為
置園邑又令長丞奉守如法然立廟則無考惟韋玄成傳以
為修孝昭太后寢祠園則只有寢祠而無廟於京明矣魏明
帝母甄后有司請依周姜嫄別立寢廟奏可夫姜嫄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也后稷為始祖則姜嫄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其事不同而魏之臣子援以為例則未免傅會之說也如欲效漢則非我朝之制效魏則未免傅會之謬況漢武魏文皆無遺教與今事體不類廢妃既與廟絕 殿下不可以私恩而害禮雖不立廟立主只祭於墓亦足以盡其孝矣議雖不用持論甚正羣議不能屈 乙卯錄

權達手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廢人立廟事大作為鉗下主所欲莫敢忤達手慨然以為非先生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玉堂臺諫首其論者將極法之時治舊事究摘倡言者日滋酷刑皆傍推先死剖發朽壞而苟免獨達手自

引伏不爲負亡友自活計並臺負先發者鉄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啟一而一生之爲愈臺者候承吏旨更言王堂先於臺達手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而爲之邪奮筆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爲之不可苟偃以偷生供畢顏色不變與之酒立飲就刑 龍泉談寂記

甲子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金叔卿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成俊爲參於議不論存歿並置極刑又以致亨弼商克均世佐李坡成俊爲六奸碎骨飄風殺其子孫婦皆定屬婚亦遠竄同姓緦親杖決分配 野史之流

廢愼妃議

燕山之妃卽愼守勤之妹也其女又爲　中廟潛邸時夫人方燕山荒亂守勤爲相姜貴孫亦同爲相有廢昏立明之意適當赴京一日與守勤從容言及妹夫與女婿孰親以探其意守勤遽曰　世子英明只恃此耳龜孫默然遂行日慮其言之泄未及回還疽發背而卒反正之日朴元宗等使力士擊殺守勤幷其弟守英守謙等　中廟卽位翌日領相柳洵右相金壽童等率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金勘李蓀權鈞韓斯文宋軼朴楗鄭眉壽申俊及六曹叅判以上啓曰擧義時先除愼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者守勤之女入侍

大內若正壼位則人心危疑人心危疑則有關宗社請割恩
出外傳曰所啓甚當然糟糠之妻何以爲之再啓曰臣等亦
以料之矣然於宗社大計何請夬決無留傳曰宗社至重何
計私情當從群議即夕愼氏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 東閣
中宗乙亥章敬王后上賓金文簡公淨守淳昌與潭陽倅朴
訥齋相議曰章敬賓天元子在襁褓中而朴淑儀寵傾後宮
且有子若遵 成廟朝廢妃與 慈順大妃皆以後宮陞主
坤位之例毋封爲正妃雖爲元子地莫如復立愼氏俾無辜
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
也今求言之敎不容含嘿乃合辭抗疏其略曰臣等伏見

故妃愼氏被斥在外有何大故擧何大名爲此非常駭愕之事乎當靖國之初朴元宗成希顔柳順汀等旣除愼守勤則以爲妃乃其出也殺其父而立其朝慮有他日之患曲爲自全之私始爲廢出之謀矣玆固無故而又無名也愼氏自殿下龍潛之初載嘉協卜以成好逑及　殿下入承大統正位中壼受臣民賀膺母后之尊　慈殿無違忤之譴篡禍無可去之失　殿下受制於强臣不能保其伉儷之重豈不痛心哉我朝沈温被罪于敵倿而昭憲王后王度不玷徃軌皭然可徵況守勤非關國之罪則以周議親之典雖宥而全之可也今旣加罪而又必累妃而廢黜之此不過愛身而無君

故也今內政鈌位宜因此時廓然决斷復正愼氏于壼位則
天地之心所享也　祖宗之靈所允也臣民之望所副也
殿下將此位欲屬之誰乎存大分於既墜全舊恩於已睽此
正合於大義洞然無疑也彼元宗輩雖曰有功於王室當時
天命人心咸屬於　殿下適乘天人之會效其力負恩恃功
肆然不忌刼制君父放逐國母犯天下萬古之大分此正萬
世之罪人也功不可以掩之今雖已死宜明正其罪追奪官
爵曉諭中外使當世與萬世灼然知大分之截然不可犯也
則人倫之本王化之源正始之道澄澈光明如天地晦塞而
復開霽呈豁臣等胸抱憤鬱久矣而前不能伸吐者正以輩

敬王后當壼若復愼氏難爲章敬地今則章敬上賓壼位復鈌正反正之機會又當求言之秋此臣等汲汲覼縷陳之也大諫李荇倡言若復立愼氏有王子慶而論嘉禮之先後則愼氏居前置元子何地指爲邪議大憲權敏手從而和之擬於死罪合請拿問六曹堂上議政院弘文館專數以議皆以爲承求言上疏言雖不中不可罪之惟臺諫力請旣治詔獄事將叵測左相鄭文翼宰朝廷救解八月杖配報恩安墖以吏判啓曰承救言進言而反加嚴譴實杜言路宰相秉國論斷國事臺諫特繩愆糾違而已大臣六卿侍從之臣擧請勿罪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之可謂公論手權李反駁貞愍

指為誤國久而停之九月應教李彥浩夜對進曰近為試官見一對策以臺諫請罷朴祥等為失職儒生妄議所當下第而反取之不可也十一月靜庵為正言啓曰諫職主言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拒諫之漸請李荇等皆罷之 上命大臣處置盡遞兩司十二月新大憲李長坤新大諫金安國右趙靜庵掌令柳溥金希壽惑於李彥浩之議乃曰言路國家之餘事詣闕各陳所懷命遞長坤安國命溥等就職當時廷議互相是非丙子春大臣及臺諫侍從請放金淨等上不從諫院上劄力陳不允是冬金淨朴祥因公論立于朝廷議始有異同竟媒己卯禍云 己卯錄

愼氏雖無罪見廢如可復立則事勢豈不妨礙乎以此角立爭下以基朝廷不靖之端釀成南袞之奸馴致己卯大禍惜哉但當初安老等堅執不可復位之論遂與一時賢流角立然亦非無所也 野史之流

今上十三年壬子以吏曹參議李端夏疏 中廟廢妃愼氏神主移奉於愼家直孫家官給祭需置守墓三户

今上二十五年戊寅冬前縣監申奎上疏一款曰臣於 中宗朝廢妃愼氏之事尤有戚戚而痛心焉燕山淫虐社稷綴旒惟我 中宗大王外迫群臣之推戴內承母后之托命龍飛潛邸入承大統夫人愼氏禮配多年壼範無闕正位坤極

名正義順既已膺翟褕之尊受臣民之賀　廟社有主國人
繫望而元勲朴元宗等秖爲身謀不顧大義托以　宗社之
計倡爲庭請之議貿持君父終至於廢斥而後已遂使大聖
人更張之初未盡端本之化可勝惜哉伏覩　中廟之答庭
請也有曰糟糠之妻何以爲之然則　中廟之眷意不忍捨
之意已可見矣而獨迫於勲臣之强請斷恩割情而爲之廢
焉元宗等擅貿之罪安得延於正誼之士乎且臣伏見甯時
庭請之啓曰擧義時先除愼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者守勤
之女入侍大内若正坤位則人心危疑人心危疑則　有關
宗社噫是乃貿持之語也當初守勤之殺既非出於不得已

而又以此為勳廢愼氏藉口之資臣未知愼氏所坐何名也當廢何義也抑未知所為人心危疑者指何端也有關宗社者處何事也昔漢昭帝時上官安謀叛族誅而上官后以不與聞得不廢我朝沈溫得罪於　太宗大王而昭憲王后母儀如初徃軌可徵況守勤非關宗社之罪則何足以累于愼氏也勳臣之為此臆逆恐動之辭者不過旣殺守勤則愼氏其出也殺國母之父而立其朝深懷怵惕之心慮有他日之患舞出無名無義之說怙負放斥無所忌憚曲為全軀固寵之計而不知自陷於無君而得罪於萬世也夫配匹之際人所難言假令閭閻卑賤之人猶不可逼令離絶以間其情況

負君以廢其妃是不異於負其父以黜其母也何其悖哉臣以爲愼氏之目必不瞑於地下而其魂亦必不朽矣金淨朴祥君子人也當章敬王后上賓之初疏論朴元宗等負君之罪極陳愼氏無故見廢之由請復位號其言森嚴直截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　殿下試取此疏循覽上下則可以想見其時之事矣惜哉有如此光明正大之論而當時時議矛盾扞格不行臣竊痛之厥後累朝相承講究闕典而獨於此事未聞有追復之議臣亦惑焉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當初愼氏之廢既非　中宗之志則追復位號豈非所以繼　中廟之志者乎事既當爲時或有待其不可以久遠而有所

持難者決矣臣愚以爲愼氏追復之擧今不可緩也今日之距　中廟百數十有餘年而至言愼氏見廢之事人情未嘗不拂欝咨嗟如隔往日人情若此神理天心從可知矣殿下亦以祖宗未遑之典有所遲回也臣亦有說焉貞陵之廢二百有餘年而　顯宗復之昭陵之廢五十有餘年而　中宗復之其他士類之橫罹冤酷如趙光祖金淨輩何限亦　莫不伸白於旣往之後褒贈於累朝之餘於此益見繼述之善美而重光乎前烈也未聞以事係先朝之故知其可改而猶爲置之也今臣所論乃是殿下家法而禮典之不可不擧者也名義之不可不復者也伏乞　聖明下臣此疏博訪廷臣追

修曠典亟舉縟儀以禮曹回啓傳曰實錄考出後會議
實錄丙寅九月戊寅　中宗即位乙酉領議政柳洵等啓上曰
禮曹判書宋軼參判鄭光世啓曰愼氏既黜請擇處女以
備內職且中宮冊封事亦須爲舉行　傳曰依啓　丁卯閏
正月傳曰出妃愼氏第燕山妃沈氏第內竪及視廚之人並
勿定　六月左議政朴元宗等請封王妃事即命以尹淑媛
爲王妃　乙亥八月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同上封
事上下其疏于政院而傳曰此大事豈可聽小臣之言而爲
之乎雖下該曹亦難施行留此疏於政院可也大司憲權敏
手大司諫李荇執義許遲司諫金乃文掌令金瑛持平蔡忱

文瓘獻納柳墩正言表憑啓曰朴祥金淨上疏敢發邪議至爲駭愕請拿致詔獄推其所以其疏不可留中速示大臣使下人洞知上意可也史臣曰三勳推戴之功雖大貪廢中闈此罪萬世難逃若起三勳於九原示此疏而問之亦必縮頸慙恧之不暇臺諫皆無識者只信敵手務之言靡然從之惜哉傳曰予亦親見上疏以爲國家大事輕率議之予意亦欲推問其由因求言而上疏故置之不用而已不必推治爲以命留政院耳今聞臺臣所啓果是矣依所啓推之又即召院府堂上而示之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左參贊張順孫右參贊南袞啓曰國家大事已定多年而今發狂妄之議至爲非矣罪之當矣然雖拿推豈有他意必以疏中之意置對

耳大抵求言之後所陳雖極狂悖拿来推之似為過矣傳曰
祥等在侍從久矣言之無難而承三勳已亡之後敢發此論
豈無那意乎推其情則人心可定而那意亦熄矣洵等三啓
不允 以備忘記命推朴祥等曰愼氏反正之後朝廷擧大
議共請廢黜國論一定章敬王后已封王妃上告天朝一國
臣民戴為國母爾等乃曰胷抱鬱鬱久矣而前此不能伸吐
者正以章敬當壼若復愼氏雖為章敬地耳今章敬上賓故
汲汲陳之章敬若不上賓則置章敬於何地乎爾等臣事章
敬禧陵上賓哀毀之情義當未殄必是爾等常有無后之心
明矣此何意耶爾等之言若曰正則嘗以臺諫侍從不為難

言於今坤位有缺三勳已逝見其勢乘其間以為必欲復慎
氏窺覘上意搖動羣心是何意耶　義禁府朴祥等供招啓
曰朴祥等因求言之教妄謂盡言不諱似無他情但乘間陳
疏請由不為承服刑訊何如傳曰其勿刑推只以欲復慎氏
妄生邪議遲晩取招事判付可也徒配朴祥于南平金淨于
報恩　朝講領事鄭光弼特進官高荊山成夢井知事申用
漑說經任權力陳朴祥等不可罪之意上不從弘文館副提
學盧思勤等請原朴祥等之罪四啓不允　十一月正言趙
光祖啓曰近者朴祥金淨當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
用而已何復罪之臺諫乃復為非而請罪至禁府郎官拿致

爲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職也反自毁言路先失
其職臣今爲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請罷兩司
復開言路傳曰言路通塞言之當矣然朴祥金淨等遠論下人
所不得言之事故臺諫請罪也今若盡遞則似過矣豈以此不相
容乎　正德丙子十月御夕講叅贊官金硡曰燕山君得罪
宗社屬籍當絶然若絶祀則似妨親親之道臣意非止廢主
曾山亦無後此亦可祀今日延訪時並議何如奇遵曰曾山罪不如
廢主今若祀之則於聖德厚　上曰見武定寶鑑曾山事關係
且已久矣不可議也　御宣政殿延訪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
等光弼曰曾山事今日自上下問此義事也然　世祖初即位

時事在後世未可輕改　上曰魯山事予亦以為不可輕議金安國曰魯山燕山被廢均也宜並考古例而為之　朝講侍讀官蔡忱曰魯山燕山事近與大臣議之大臣等以為魯山年代既遠不可立後以廢主見之魯山暗弱不克負荷而已非得罪於宗社者也豈委諸年代之遠而不立後乎悶其孤魂無托則當立後也司經奇遵曰若立後則只於燕山而不及魯山不可也皆立其後則國脉連長聖德亦至矣古者不特祀帝王之無後者而至於大夫之無後者亦令祀之使有所托況既為人君而孑然無托則豈非聖朝之累乎以　祖宗在天之靈見之則皆是一樣子孫或孤魂無托其得安乎　上曰若立後則年代

之遠不可計也當更議以定　御宣政殿延訪大臣議燕山曾
山立後事鄭光弼曰燕山曽山立後事前日因講論禮記而
發臣意欲自上使之不絶其祀耳曽山自先王朝無神主今作
新主又造　宅勢甚難矣事雖好恐不可爲也使禮官磨鍊不絶
其祀則國家之意厚矣　上曰曽山立後事在先朝以爲難也
更計之雖得罪而孤魂無托在不忍使宗親爲之後何如立後
不妨則當令議之何如應箕曰宗親則不可以寸外踈遠之人
只祭四名日曽山燕山一例爲之用漑曰事甚重大而論議
各異可詳處之　十一月遣史官議曽山燕山立後便否柳洵議
曽山見廢是黜　祖宗處置其事重大殿下今以繼絶爲重乃

欲置嗣仁則至矣然亦未可輕議宋軼議魯山事年代已久其
絶祀根因今難攷矣當博考古例深慮後事裁自聖心不可輕
舉朴說宋千喜議立後以奉其祀實合先王繼絶之義傳于政
院曰雖不復議當自断之若不得已立後則當以親屬而燕山
魯山今已絶屬籍若以疎屬無職者爲嗣則襲爵亦難未得襲
職則其祀亦未久而還絶矣如不得已當如大臣所啓國家爲
之設祭則可永享不廢矣立後則不可也其言于該曹磨鍊節
目以啓　傳曰無依據故以立後爲難今宋氏愼氏皆存其令
各自立後 詳在端宗後歸
領府事南九萬議愼氏後歸亦有所未安孟子曰得乎天子爲

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是故春秋於魯君之非王命而立者皆
不書即位此卑者必得尊者之命然後可以定其位也以此
推之妻之於夫亦然當初慎氏之黜雖曰非 中廟本意然
且以中廟之命黜之矣 中廟當丁之日若金淨朴祥等之陳疏
請復誠可謂得義理之正然 中廟未嘗有處分而禮陟在
天今已過百有餘年矣在我後生乃於 祖宗配匹之重無
所稟承以意進退俾之增 齊體於於穆之地加並享於二后之右
是豈禮經所謂有廢莫舉之意乎春秋於先公夫人雖大故之
所當絕者不敢貶黜皆書以小君此乃臣子於君親之尊不敢
自擅其與奪之義也以有大故而不敢擅奪者推之其有大究

而不敢擅者亦可知矣若貞陵昭陵之後則有別焉盖二陵當　太祖文宗時未嘗有廢黜之命生居尊位歿有尊號而陵廟之不修乃在於継世之後故後之復位名正言順無可疑矣烏可與今日所論比而同之也三代以後帝王家法多以宋朝為法　仁宗郭后之廢由於吕夷簡閻文應表裡搆成實是千古之寃痛當其時孔道輔范仲淹等以死争之此誠臣節之所當然然自英神以後則名臣大儒之論未聞有以郭后復位事為言者豈不以易世之後無可稟命之所故耶哲宗孟后亦因章惇讒搆而廢至徽宗朝向太后以哲宗平日追悔之意使之復位此乃以姑而復婦非以叔而復嫂也厥後再廢及靖康之亂宋之

遺臣迎入禁中此則是搶攘中事非可援例者以此言之今日
之復愼氏稽之於古將何以為據乎戶曹參議權尙夏議至
於愼妃以　中宗大王潛邸時元妃無罪見廢在當時則金淨朴
祥等請復之疏實為正當之論而然旣終於廢斥未行封典則
此先王之廢妃也勿論當時處置之當否人心抑鬱之如何其
在子孫黎民之道以先王廢妃追配於　太廟恐或有違於
子思所訓之常禮耶惟此兩事實為國家莫大之典禮萬世經常之
極致必求合乎天理之正而不失人心於後世苟非義精仁熟者
實難參酌經變處得其中以臣蒙學蔑識誠不敢質言於清問之下
矣下賓廳備忘記至若愼妃之事今之議者多以追復不合於

禮而引古語為喻是固然矣貞昭二陵之追復曲折之與此
差異予亦知矣躋祔 太廟位居章敬王后之右是又難便
之一端矣如沈溫之故事 中廟非不洞知而再啓即允先
正之疏可謂復位之善機會而伊時下政院之教未有開納
之意抑未知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仍記昔宋郭皇后廢為
淨妃越明年遣使存問頻示悔恨又明年追復位號以禮殯
葬而然其廢其復皆係仁宗朝事向太后以哲宗平日悔悟
之意特復廢后孟氏之位而今日之事大有所不然天意所
在未敢忖度而強躋清廟於殆近二百年之後果何所據耶頃
見百僚之議或以魯山之事左為難處而以予言之其所

以難處者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反覆以思終涉重難未知何以則不悖於禮而合於稍加尊奉之道少慰抑鬱之人心耶咨甬大臣六卿判尹三司宜各陳所蘊

十月二十九日引見時校理李喜茂所啓前史中歷代廢后事迹既已考出而實無與此彷彿者故臣等前日收議中引衛思后事而但衛后則既是宣帝祖母只有謚號與此亦不同矣自 上有考諸經史之教而今若論追復與否則或可以引經據義且或傍照而稍加尊奉之道則求諸經文實無可據矣 上曰遍覽收議則判府事崔錫鼎收議中剙立別廟一款云者似當而亦有窒碍處何如領相柳尚運曰臣等

獻議時處有難便之端只陳優厚之道殊非稍加尊奉之意
固知不槪於聖心矣若以義起之事言之則蚤卒世子如順
懷昭顯廟令內官守直自奉常寺備送祭物等事或可爲例
而未知愼家所奉神主所題之如何恐或有改題難處之端
獻議時不敢仰達矣 上曰已於備忘記中言之而先正之
疏爲不可施行使之留置政院曾無聞納之意則 聖祖當
日之意旣未敢忖度猝然追復實涉重難而只就先朝已定
奪之事而行之則有非稍加尊奉之意故使之更考以稟矣
此是義起之事則雖不恰類取其儀節之可以倣行者而行
之似無所妨依順懷昭顯廟遣內官守直自太常備送祭物

之例爲之似可無祝文告辭亦可用於祠號難便之處矣右
議政李世白曰若別爲立祠無祝以祭以至永世不替則雖
無別立名號豈不稍加尊奉之道乎承旨金宇杭曰移奉神
主禮無所據節次終有所難便且使內官主祀守直非有光
於尊奉之道未知如何　上曰自朝家立祠行祭則事體與
私家奉有異且永世不遷則此正稍加尊奉之意　引見時
領議政柳尚運曰似聞愼家所奉神主廢妃愼氏神主爲題
云若是廢字則妃字不當加廢字亦非可用之字而今近二
百年之後改題爲難欲改題亦無稱號矣　上曰自朝家立
祠而別奉則廢字似不可仍存矣柳尚運曰若去廢字則妃

守不可書此已難處雖在節目間亦與順懷墓有間墓所守
直之户宜減至於順懷墓則以丁字閣稱之此則不可謂丁
字閣如此之類似非一二矣　上曰昭顯順懷墓閣則稱丁
字閣此則不當稱丁字閣而以廢妃題主則何以處之耶尚
運曰神主所題之字若非私家所自書而　祖宗朝或有講
定事則到今仍奉或不妨於義起之事耶　上曰問于愼家
後議大臣定奪可也　禮曹啓辭問于愼家則以爲神主果
以廢妃愼氏神主爲題當初似有稟定朝家之事而既無文
書可以憑據前頭神主所題名號及祠廟祭配之節議于大
臣守傳曰依爲之　十一月初九日禮曹啓曰愼氏神主名

號及祠墓祭酹之節問于大臣事允下矣問于大臣則右議
政李世白議曾於榻前下詢之時神主舊題若如此則此爲
難便之意有所仰達矣朝家立祠之後廢字似不可仍用若
存廢字則妃字亦不敢書而無他可稱之號此所以終始窒
碍者也　祖宗朝稟定與否問于愼家亦無文書可據云當
初之稟定朝家雖不可知到今近二百年之後無他的當稱
號刮磨改題終有所難便廢字雖似未安旣非到今新加之
字旣有廢字則妃字亦無所嫌仍以舊題奉於新祠似或近於
義起而終不悖於事理否耶此非臣蒙昧之見所敢輕議唯
在更詢而審處之至於祠墓祭酹之節　聖敎旣令倣而

行之則其不可一以順懷昭顯墓節目為　自可知矣此在
該曹裁定稟行而已無容別議判府事崔錫鼎議慎氏神主
題以廢妃未知稟定於朝家與否而以事理推之如此重大
之事私家必不敢擅自為之第臣之淺見既不得復號入廟
則當以潛邸時名號某郡府夫人書之其所奉祀可名為祠
不可謂之廟如此則無配尊之嫌而合於稍加崇奉之道祭
時祝號亦無妨碍難處之端祠廟儀文比之順懷昭顯似當
有降殺之節領議政柳尚運議今之為非是之論以為大義
既絶何義之可去云而臣意則不然大義未絶則何義之敢起
義絶之中亦有不可絶之義則難處之後惟當義起而處之

某郡夫人既非廢出後所封之號而只書姓貫亦無別立祠之意不相稱則無恰當可稱之號到今改題無寧仍其舊題以存據實直書之義恐或不害於義起至於祠墓儀文則順懷昭顯兩廟之制可用者用之可省者省之豊約之節令禮官一一稟裁務得其中似合事宜傳曰依領右相議施行議政府領議政臣柳尚運右議政臣李世白　啓曰臣等承命來詣賓廳伏承備忘記以愼氏稍加尊奉一節與六卿判尹禮官三司諸臣相議則云云領右相之意則愼氏之不可追復位號陞祔淸廟誠如聖教此外稍加尊奉之道少慰祈嚮之人心者實出於聖上慇惻之盛意辭旨藹然孰不欽仰

但念尊奉之道惟在於爲建祠廟遣官致祭而位號旣不可追上則主祀之後何以稱號而行祭之時亦何以爲祝辭云者諸臣獻議中此此不無意見如欲義起別立名號則妃之一字實有逼尊之嫌捨此則求諸古今無可恰當可稱之號建祠致祭雖非大段禮節而至於祠號祝辭則誠有所窒礙難處者矣若然則亡寧就先朝壬子年間議大臣定奪更爲酌定四節日墓所及忌祭之需從優磨鍊以給墳塋別爲封植守墓加定名數以爲永世不替之地似合於參酌輕重之意而若其神主在於愼家私廟云此則誠爲未安今若就其家自官造給別祠使之移奉俾令愼家子孫仍行祀事則亦

或不悖於情文而事係糾禮非臣等孤陋之見所可断定惟
在 聖明所可熟講而處之伏惟 上裁○太宗既為上王
以兵曹有所失命鞫入直參判姜尚仁佐郎蔡知止于禁府
並推判書朴習參議李慤正郎金自温李安巢梁汝恭佐郎
宋乙開李叙福等皆下獄車裂姜尚仁斬朴習辞連人李灌
沈泟亦斬并籍没領議政沈温亦辞連命禁府鎮撫李陽押
送於水原賜自盡其餘付處遠近有差墨伏集以為推戴瑢云附
沈温之被誅也妻子没為婢厥後議政李稷等啓曰沈温連姜
尚仁等獄賜死卜善地給棺以葬雖因禁府之請籍没其妻
子下旨令毋得役使今恭妃方為國母而母安氏為官賤

深爲未便漢昭帝上官皇后父安伏誅而其妻追尊爲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事削賤案還賜爵牒　英廟召知中事郭存中等面諭之略曰沈溫之死也禁府以溫之弟兄請屬官賤　太宗教曰妃子伯叔不可以此斷之又請溫之妻及子女錄于賤案　太宗問于錦川君朴訔何以處之對曰非自己之罪且中宮之母沒爲官賤不可也其時柳廷顯爲禁府提調固請之乃命姑錄于案又有議者以爲罪人之女不可爲王后欲動搖恭妃者焉　世宗曰悪是何言也恭妃萬無動搖之理　太宗常御内殿予侍側　太妃亦在座曰恭妃之母錄于賤案甚爲不可須改之　太宗曰當改之事未

施行遽而賓天予知父王之志而未施行故未敢聞說也恭
妃外祖安天佐奉巢長養恭妃且其年甚老死生之日難期
故去甲辰冬恭妃往于第設宴慰之召大臣議其母子之間
何以處之并見否于大臣以為王后之尊下與賤人相接於
義有不通云故予使只見祖父而已近日言者多以為母子
之間不可如此屬絶且以國后之母為賤人於恩義并不可
今大臣之言亦如此其削賤案還給爵牒並免其子女且子
毋不相見于今累年豈無切迫之情其日恭妃當往安氏之
家其知之 東閣

復昭陵議

文宗顯徳王后 贈左議政權專之女初葬于安山號昭陵
光廟丙子成三問之乱后之母崔氏及弟權自愼被極刑丁
丑黜 廟享因開廢后梓宮移厝水濱居民僅識其處 成
廟朝布衣南孝温上疏請復位時人指以為狂至 中廟朝
癸酉兩司及玉堂廷爭踰時得 允復位號如初卜吉遷葬
于顯陵同塋異原提調宋軼金應箕等竣事後啓曰臣等當
初深慮久遠腐朽無餘及開當則内外梓宫俱存斂襲完全
然年久只有形體故改以新梓宫新衣襨凡事無憾且改斂
時宫人及内官雖進去而此莫大之事不得不親監故臣等

親監斂襲矣 東閣 昭陵配顯陵德義並至大爲英陵眷慈
年二十四正統辛酉誕魯山因産疾不踰七日而夢 光廟
即位魯山避位寧越越丙子舊臣成三問朴彭年李塏等與
妃母權自愼謀復魯山未果而敗妃母見誅妃當坐廢丁丑
因政府之請廢爲庶人發昭陵出梓宮暴置三四日遂遷瘗
黜祔廟主使顯陵獨享 太廟爲臣民之憤者五十餘年至
正德壬申 中宗七年朝廷請復昭陵臺諫侍從至於儒生
言之經年未蒙允許癸酉二月十八日雷震 宗廟園內松
木 上驚動親祭命復昭陵四月十七日開昭陵舊壙改用
梓宮卜新兆於顯陵左岡五月初六日復顯陵祔王后于太

廟 東閣南袞癸酉拜大憲因朝野之憤請 復昭陵得允然後時議不肖許太柄

南秋江孝溫　成宗三年年十八上疏請復昭陵不聽被謫
遂絕意於斯世至燕山甲子追罪昭陵之疏命剖棺刑于楊
花渡邊置屍于沙上而去 名臣錄

昭陵之廢至正德癸酉五十八年人心沉痛冀復者久矣一
日經筵檢討官蘇世讓首發其論　上惕然命大臣啓春秋
秘記搜攷其廢果出於政府之請大會公卿雜議之張判相
順孫被召將入歷過柳相順汀第曰今日之議如何領相堅
言其不可及入議三公以下皆以為難惟申用漑姜渾張順
孫暨金詮議當復竟閣不行臺諫侍從爭之太學生爭之上章

不能得踰時勢將寢會雷震 太廟木 上驚惧即日祗拜促召公卿臺諫侍從入對闕失以昭陵爲對議乃僉同遂下允命設都監督其事初陵既廢移北海濱絕不守積年紀只傳一阜是其所而尚有他說疑人設幄次將奉遷土深玉匣無所見惶駭罔措是夜監官假寐夢覩憑几帳殿具王后儀兩丫鬟侍召監官勞之曰爾等勤苦監官拜伏駭汗覺而異之明朝深加數尺許忽見桼片如掌翻着鉀刃而出蓋梓宮桼厚脫落而然果能克其事 海東

陵之未發夜聞哭聲如在陵所傍民恠之明日馹騎猝至陵遂遷民家營作用廢陵石者必有疾疫牧牛放馬踐踏塋地

則天晴忽晦暝大風暴至人敬而神之卜新倭于顯倭在枝兩倭間海松參天始役數株無故自枯斫去而兩倭兩對無屬蔽異哉 海東

丁丑 光廟嘗於禁中晝魘有脏即命發昭陵其時使臣先剖石室欲曳出梓宮重不能勝軍民駭恇即爲文以祭之梓宮乃出暴置三四日旋命以民禮収葬發陵前數日前夜半有婦人哭聲自陵中出云將壞我室予將疇依哀動里民未幾變作雖遷瘞丘原頗著靈異民有觸犯其舊陵木石者輒有風雨相戒不得近父老有目覩始末而詳說之者 陰崖雜說

世祖朝昭陵之廢前史但記后母戚權自愼與成三問等謀

後曾山見誅因政府之請廢爲庶人云不詳記始末當在丁丑上
初權叔連直銀臺夜夢鄭眉壽與柳順汀手搏似有大恚者
領相窘甚權驚怪語人數日復陵之議出領相首難之議已
忽病自朝堂輿出仍遂不起方其疾也鬪力爭昭陵事掉頭
曰此事終不可爲當其召對若使公在恐不回
南孝温上疏略曰臣按　世祖惠莊大王廓清太亂化家爲
國不意丙子餘禍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冤魂無依臣不知文
宗在天之靈肯獨享禴祠蒸嘗哉臣固不知其事招其祥也
其事招其灾也然臣妄意昭陵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未所
順從可知矣縱曰已毀之主禮不當復入宗廟惟當追復尊

號改以禮葬一如先后之禮以荅民心以荅天譴以荅祖宗之意豈不美哉若曰廢之更歷三代祖宗之所未舉行者今不可追復禮葬則請以世祖已定之訓明之其訓睿宗曰予當否而汝當恭若局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之志也夫事有可行時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不用變通哉況我大明皇帝追復景泰而仁昭在天地間則當代事也伏願殿下留神採擇焉則豈特灾息而將見神人和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

己卯士禍

中宗十一年正德戊寅六月傳曰為國之務人才最先薦擧之責惟在宰輔旁招俊乂吐哺握髮古之良相咸以是為急求之有道世豈無人予之臨政願治求賢如渴一紀于今然而治效未著賢才或遺注擬之際每有乏人之嘆豈不深可慨哉欲賴羣哲之輔庶臻治安之道咨爾政府其體予懷廣詢博訪以副予側席之意事下議政府 政府禮曹同議啓曰歷代取士之法規制各異難以遍擧唯西漢孝廉賢良等科最為近古又其選擧之規考諸史可見選取節目詳悉備具今亦倣此才行兼備可用之人令京外審覈名實廣薦臨

時　啓稟擧主姓名並錄以憑後考何如啓依允

己卯四月　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凡入試者一百二十人或云就其中又抄選五十八人王若曰予以寡昧承　祖宗艱大之業夙夜孜孜惟不克負荷是惧上下同心期臻唐虞之治于今十有四載矣治效未著人心漸至澆薄民生日益困窮予窃痛焉究其所以必有其致可得明言其效耶伊欲民安物阜風俗於變復唐虞之治其道何由帝王之道不墜於地在人乎大夫必有識其大者其各悉著所蘊予將覽焉讀券官申用漑等課次試券取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入啓

傳曰古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宜廣取賢才布列朝廷

可也且金湜賢者要得此人將爲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與其取也今居壯元之列余別有喜焉又 傳曰今所取之士固皆賢士予之尤喜者金湜爲首也昨日讀券官有所啓而予未及答之今乃言之政院知悉將使讀券官等聞之可也己卯十月大司憲趙光祖執義朴守紋掌令金麟孫持平趙光佐李希門大司諫李成童司諫俞汝霖獻納宋好智正言金銶李阜等合司伏閤論丙寅反正時錄勳甚濫至分四等多有無功而濫錄者請削去猥濫者弘文館副提學金絿典翰鄭膺應教奇遵副應教張玉校理趙佑修撰沈達源著作慶世仁正字金明胤等上劄論之大臣六卿亦啓之 上不

從兩司至於辭職　上引見諭以重難之意竟　允之呂對
政府堂上及兩司長官議之抄削靖國功臣二三等之濫錄
者及四等全數及先祖等敗還仍不削
金淨朴祥因公論立于朝則李彥浩出為全羅監司而卒於
己卯權敏手出為忠清監司而卒于戊寅李荇見罷而水原
府使李成彥上疏申救亦被彈罷金安老又自吏書參議出
為慶州府尹當時持議之士見善褒舉嫉惡如讐善類登庸
人慕清名俊乂布列於斯為盛年少新進勇於改弦不揆必
世後仁之旨唐虞之治指日可復患得患失之輩見屈散地
陰譖陽詆指為清流更相標榜流傳俗談自生疑訝始有黨

同伐異之說爲鄭文翼申文景安貞懸同在台輔欲調兩間而
諫院擧三公才氣長短而効論趙文正方在憲長亦被依違
循俗之誚於是寵遇諸賢每侍經席進講一章引喩義理出
入經傳如奇遵朴世熹梁彭孫崔山斗語言支離其他英銳
之士失於輕率勇於果敢凡所建白期於得請至於日昃乃
罷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徙倚龍床戞然有聲袞貞二憾揣
知 上意有厭遂協謀交搆貞潛通敬嬪朴氏問安婢教以
趙光祖等專國爲政人皆稱善欲立爲王使若閭閻間無知
之語傳播禁中以爲宮人疑怖然後以洪景舟曾爲贊成而
駁遞常懷憤恨遂與袞貞交懽使景舟教其女熈嬪以爲一

國人心悉歸趙氏日夕聞達以撓　上志且以虫好食木實
之甘汁瀉走肖為王四字於禁園木葉上山虫剥食成痕有
似讖文令宮人採以　上聞而恐動衮貞秉其隙使景舟持
密書言於被屈宰相同害黨人之意則知中樞安閭德對以
臣所不能權鈞辭以位卑礪城府院君宋軼病不能起其書
曰光祖等請削靖國功臣者重其綱常也先除無功者然後
稍存二百餘人名以擅廢燕山之罪則卿等為魚肉及于我
矣走肖之輩姦似莽卓得一國之人心為百僚所瞻一朝有
宋祖黃袍加身之變雖欲辭之其可已乎光祖初請賢良者
意其為得人也到今思之必樹羽翼也思欲剪除卿之壻金

明徹亦在其中是可恨也予之腹心有幾人哉光弼心于王
室者也長坤初非如此今乃付托小兒輩未可信也沈貞近
雖被論有才幹可信任也予之剪除之意勿煩他人以問衮
貞何如也庸勤韓忠世熹自任俱有武藝可畏也朝去此類
夕雖死無憾矣頃於　經筵乃曰如先祖者可合相位爵命
皆出於此輩以我必不曰人君也徒守其器而已光祖言恭
溫順意其可人數年之間超擢顯用予乃墮走肖之術中也
欲顯然罪之臺諫弘文館六曺儒生等盡言不可則予不能
施爲也不知何以處之近來食不知味寢不安席瘦骨稜稜
予名爲人君實不知也昔庸謹傲視于我必蓄無君之心也

卿等先除後聞可也本家所有乃諱書而翻作文乃與領中樞金銓戶曹判書高荊山及洪淑孫澍方有寧尹希仁金謹思成雲兵判李長坤等密約期會潛啓曰欲上變告近侍之人皆其腹心事機危迫請開神武門乘夜入啓蓋不欲史官承旨知之也十五日初昏洪景舟金詮南袞李長坤高荊山會于神武門外既入闕沈貞成雲等自直所來會同坐于閤門外列名書啓曰臣景舟詮袞長坤荊山貞淑澍有寧希仁謹思雲等伏見趙光祖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形勢相依盤據權要誣上行私罔有顧忌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以少淩長以賤淩貴使國勢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潛懷憤歎畏其

勢焰莫敢開口側目而行重足而立事勢至此可謂寒心請
付有司明正其罪使景舟啓而金謹思成雲為假承旨沈思
順為假注書南袞為吏書判書且陳戎罷於殿陛盖欲拿致
闕門而格殺之矣命南所直軍侍衛出御思政殿景舟袞入
對曰事急不可鞫問請速因承政院弘文館入直人員左承
旨孔瑞麟右承旨尹自任注書安珽檢閱李構詣闔門外則
左右相目不語俄而內豎申順剛出召成雲輒佩劒趍入少
旋雲出以小紙授長坤曰此人等並下獄承旨注書檢閱及
應教奇遵修撰沈連源等下獄漏鼓二下矣於是先知事幾
書名單子諸宰皆詣闔門遂與前聚宰相入對請速命宣傳

官金吾郎領軍逮捕叅賛李耔刑曹判書金淨大司憲趙光
祖大司成金湜副提學金絿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旨朴世
熹右副承旨洪彦弼同副承旨朴薰等拿致闕下而誅之長
坤至此始知當夜撲殺之議極諫曰諱首相而不可行盜賊
之事請召首相議之景舟欲請亟決稍有起動之勢長坤揮
手却之曰公何為若是使不得離席景舟不得售其謀而上
怒稍解乃命召領相鄭光弼入對聞下教光弼涕泣極諫曰
年少儒生不知時宜直欲引古施今而已豈有他意少垂寛
貸請與大臣共議垂涙兩頰衣袖盡濕　上遽起還内光弼
趁進引御裾叩頭乃命李耔等于詔獄召右相安瑭領相既

出賓廳更啓曰李耔國家他日必大用者也只罷似當光祖
等有何絲毫之私哉徒見古人之書欲效至治而其間雖或
有過激之事不可深治也方今聖代有殺士之名必汚青史
請令禁府推問或罷或否於是金詮南袞沈貞騈首議罵罷
目傳旨矣大臣戮力伸救且啓會朝廷共議反覆論啓黎明
先放柳仁淑孔瑞麟洪彦弼次放安珽沈連源李構後放李
耔罷其職是時館學儒生號哭闕庭坊里納徒上章守闕而
不得免焉八人中尹自任朴薰大臣咸請免之申順剛潛白
于上曰成雲承命入閤門時尹自任使安珽曳出言且不恭
上益怒曰自任有武藝尤可畏也先令衛卒圍於殿陛是

日石南衮為政托病留命遂命領相與政注擬大憲柳雲大
諫尹希仁特旨而弘文館藝文館乏人啓請仍任柳雲一啓
辭職與執義尹世霖掌令李讓任樞持平趙光佐申忭未及
肅謝而伏閤極諫曰密啓者宗社危亡之兆也前李荇密啓
臺諫極言其漸 上既洞知且曰請斬臣一人頭以快奸人
心尹希仁等謝恩後與司諫吳潔獻納李忠楗正言尹誼命
蜩論啓不已柳仁淑孔瑞麟洪彥弼以微服詣闕李成童亦
詣闕請與光祖同就牢獄共被其罪竊日以啓典翰鄭膺章
僚上劄巴陵君璥詣賓廳涕泣極諫且字呼兵判曰希剛搖
尼孤亂中同害賢良極口切責遣金詮成雲兩司判義禁李

長坤知義禁洪淑同推鞫問趙光祖金凈金絿金湜曰盤據
權要誘引後進異己者斥之附己者進之交相朋比詭激成
習朝政日非國事顛倒推問朴世熹尹自任朴薰奇遵曰交
相朋比詭激成習使朝政日非國事顛倒皆不取服遂連名
上疏略曰天門九重無由仰達一許窮問萬死無恨即命時
推照律光祖四人當以死律世熹等杖流為奴　上命光祖
金凈賜死餘皆杖流令都承旨金謹思判下謹思即於
上前攘取史官筆奮然書之奉教蔡世英進啓曰雖有罪之
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此人等皆非死罪不可枉殺
况國之重事不如大臣可否斷自為之何如也且謂謹思曰

此史筆非他人所得把還奪之左右肅然大臣亟請面對言
甚懇惻　上怒稍觧乃命光祖等四人杖流安置朴世熹等
四人減杖付處領相率多官復啓曰此人等若受杖必無更
生之望請以輕律照之至於七啓二更乃出付光祖等勿杖
決罷都下之人莫不咨嗟滂泣觀者失色痛哭遂分配光祖
于綾州金凈于錦山金絿于開寧金湜于善山朴世熹于尚
州朴薰于星州尹自任于温陽奇遵于平山厥明十七日命
還聚分配八人于禁府遣承旨成雲下教曰汝等皆以侍從
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近来汝等處
置朝廷之事至為過誤使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心亦

豈安乎請罪宰相豈有私乎汝等之至此者皆予不明不能
先防其微也若罪以律必不至此汝等無私心為國家故末
減從輕重罪之甯等以居經幄特用寬典汝等知之而去大
司憲李沆承召上來數日與大司諫李蘋等合司詣闕更論
光祖等加罪且劾安瑭崔淑生李耔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
光佐李忠楗柳庸謹申光漢鄭順朋韓忠鄭應崔山斗張玉
李希閔李清梁彭孫具壽福鄭浣李延慶李若氷權碩宋好
智宋好禮金直復曹彥卿柳仁淑尹光齡權穡巴陵君璥詩
山正正淑長城守儼嵩善副正瀠江寧副正祺三十六人書
于單子請竄逐且請罷賢良科　上御勤政殿延訪政府臺

諫示臺諫箚子及黃李沃請誅光祖等疏教曰朝廷若有公
論則儒生安得為此也鄭領相極力伸救右相詮亦以為當
初能治其魁首則其餘不必歷舉治之翌日傳曰當初能治
其魁首則餘黨雖不治而趍向自爾正矣小人滿朝大關宗
社大臣視若隣家之事徘徊顧望不定是非此不過觀勢以
被人之被罪輕重為後日自處之計耳此之治木根本既断
則枝葉自悴此之治盜先治其首而脅從罔治三公坐見朝
廷莫定是非乃失職左遷領相鄭光弼為領中樞右相金詮
為首相以贊成南袞叅贊李惟清為左右相面議輕重分等
定罪趙光祖賜死金净金絿金湜流絶島朴世熹尹自任奇

導朴薰流極邊柳庸謹鄭譍崔山斗鄭浣竄外崔淑生李耔李希閔梁彭孫李若氷宋好智宋好禮李延慶李忠楗尹光齡趙光佐李清詩山正正淑江寧正祺嵩善正瀠長城守儼削奪安瑭柳雲金安國金正國罷職庸謹等二十人分三等付標而罷者韓忠流絶島巴陵君璥安瓚遂遠竄三人各別論啓者李長坤權撥尹衢李構金世弼亦追論鞫問而罷職禍昨日各坊里疏頭皆决杖王子諸君請救奴杖百流贖革薦科削成守琮及第申光漢鄭順朋柳仁淑李成童具壽福權穡金逵復亦除外職或散職尋皆免官己卯録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傳旨唯我 祖宗朝取士之路不爲不

廣而其取士之法自有定規日者言者以為欲得明體適用之才宜倣古賢良孝廉等科令中外廣薦才行兼備德器成就者别設一科則庶可盡得實用以輔予治而期修職業矣及今大臣臺諫皆曰薦科擧非 祖宗朝制而當初薦擧之時頗有不公之弊策取之日亦有偏私其於國家設科之意較其名實則大相詭謬薦擧文科則罷榜武科仍舊勿罷事下議政府

庚辰四月李信誥政院告金湜自善山配所逃亡歷抵諸處欲使其子德純及門生金胤宗等除去南袞沈貞洪景舟等云云 上御思政殿問之下書八道物色搆捕五月十六日

湜自經于居昌境觀察使馳啓命先傳官與曾識面者撿驗
後放妻子 東閣
辛巳九月追論安處謙文瑾柳仁淑柳雲鄭順朋申光漢李
成童朴英各措罪削奪及其冬祀連之告變也謀害大臣皆
已就服而衮貞欲陷重罪如恐不及刑房承旨趙玉琨獨立
殿陛上大言曰因漢已盡承服如机上肉不須問但速其吐
實正淑久飢昏迷鍛鍊成獄故入大罪時推之人並置于法
祀連所指名流之人皆當杖流並徙極邊推論金淨奇遵更
擬亡命之律並賜死謫所
庚寅冬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輗等論啓沈貞專權恣行

以金克愊李沆結爲死友自克愊沆見斥懷恨自危適値成
世昌入論思之地陰嗾欲售其計情狀敗露世昌旣下詔獄
自當按律繩治云云十二月竄貞于江西配世昌于海平是
時金安老怨世昌排己及還朝搆陷沈貞同害士林而逐之
貞辛卯十月與沆一時賜死世昌則丁酉金安老伏辜後蒙
赦復職 己卯録
庚辰金世弼以刑叅特進官入侍經席講過勿憚改章啓曰
頃日趙光祖輩欲效唐虞之治 殿下過用反貽今日之變
但當譬責其過激而乃加竄逐不免於偏一之歸伏願 殿
下勿憚勇改前愆明日三公金詮南袞李惟清詣闕請推考

大司憲洪淑大諫趙邦彥等合司請詔獄推考奪官而黜之以卒（己卯録）

禍作後時宰以爲清議之士多在薦科不可續續彈去嗾臺諫請革其科　上曰武科則取初試親臨殿試只罷文科乙巳六月　仁廟末命復科時存者十四人而罷科後或登第金明胤或補外官閑任十一人而李校理延慶金恭原大有申翰林遵義竟不就職及文定垂簾時尹元衡以爲尹任欲收人心矯命復科遂嗾右相李芑十月初十日啓請還罷其實忤　仁廟也戊辰十月初八日電雷連曙三公李浚慶等因災變請復科即允之（己卯録）

仁廟嗣位太學生朴謹等上疏極論趙光祖等學術之正請還給職牒廷臣亦有言者及己巳六月大漸傳于大臣曰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職及復賢良科事予謂先王時事可從容為之今予病如此不可不為光祖等幷復職賢良科亦還給可也　明廟嘗夜對承旨許𧦅經筵官李遴尹根壽入侍𧦅言趙光祖以正士為小人所陷而死自上當察其無辜也且具壽聃素有直名遽因一時之論至被重罪亦為可怜根壽亦從而啓進　上皆不答翌日兩司劾𧦅好生議論眩亂是非遞之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

乙巳十月明廟即位文定垂簾右相李芑啓曰己卯之人徒

以已所知為賢良此甚不正之科不可用也　中廟所罷仁
廟雖命復之亦不可用請還罷其科命議于大臣領相尹任
鏡啓曰柳仁淑等常時有言賢良科可速啓復之臣以為中
廟所罷雖或未便或有起之其後又出凶徒之供臣嘗與李
芑議及於此不能無疑請罷之允當傳曰賢良科如啓罷之
其中可用者仍用事下吏曹是時誣陷尹任柳灌柳仁淑等矯命復科且以為尹任欲収人心請
還罷隆慶戊辰　宣廟元年十月教曰己卯薦科殿前試取名議
甚重而群小欲攄宿怨指為不公而罷之奸情難掩公論自
激　仁廟末年特復其科乙巳奸臣娼嫉善人又建邪議而
革罷士林㕥懔憤惋令削奪南袞官爵以止其凶匿害善之

罪是非已定此科脩且未復拯為未安復科事下吏曹
金安老子禧尚公主即 仁廟之妹封延城尉安老驟陞卿
相甲申以吏判專權自恣政府六曹衆劾其罪狀遠竄之貞
狩流乃其時特議者也及安老移配豐德閔壽千以畿伯往
說安老曰可以調停己卯之人議交懽兩沈彥慶彥光蓋兩沈欲
用己卯人顧無其援安老甚納之告其處黨蔡無擇正言遂
倡言東宮孤單東宮羽翼己卯調停在安老一起大憲沈彥
光信其調停之語隨聲和附衆朝靡然獨司諫李彥迪力言
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若得志誤國必矣彥光乃宣言
於朝曰彥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罷之副學成世昌與同

僚論安老之不可用則誣與沈貞構陷士林而竄黜之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間朝廷有收用黨人之議先赦流配人唯金絿朴薰生存而蒙赦則安老嗾議政金謹思折其已發之公論而廢錮有甚於前日矣及丁酉安老屢興大獄王室至親及公卿大臣誅竄相繼至有欲廢國母之說 中廟憂惧欲去之戚畹或有微傳內間旨意者大憲梁淵大諫黃憲共議劾之猶惧其不濟蔡無擇之堂叔蔡洛方爲司諫於中學一會之日特除同副承旨淵等意於是大安一啓即命竄之行至振威葛院賜死其黨許沆蔡無擇並賜死時三公尹殷輔柳溥洪彥弼等以安老伏誅宗社幾危而復安請告 廟

陳賀梁淵等以下論賞加階 東閣

宣祖初年丙寅贈趙光祖謚文正李彦迪文元與權撥皆議政隆慶戊辰 宣廟於筵席問貢成李滉曰近日侍臣皆言南袞之奸邪者何也滉曰陷害趙光祖以措己卯士林之禍承旨金啓歷陳網打事狀一一數陳即日 上命政院書進金啓請令玉堂兩司陳列南袞罪狀於是大憲金貴榮大諫姜士尚副學盧守愼等交章請削南袞官爵左相權轍右相洪暹收議後削奪正其罪於五十年之後贈靜菴爵謚復薦科傳曰南袞之事非但玉堂上劄近日經筵亦累言之故下問今見朝議上自大臣下至兩玉堂一一陳列罪袞而議論

亦皆僉同此可謂不謀而同朝議如此不可不從盡奪南袞
官爵以狀士林之憤此意諭于兩司玉堂

福城獄事

嘉靖壬辰　中宗二十七年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
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為
丁亥已廢朴氏為庶人母子俱謫尚州本土賜朴嬪及福城
君嵋死兩翁主廢為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
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死自餘連累被罪者
甚衆鄭光弼鞫獄時以為涉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
欲緩之而不能得時金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而擠陷其
平昔有隙之人貞悪積罪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以此成罪
人有不服者翌年癸巳於闕内臺廳懸假像掛木尼書凶悖

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濩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事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三公兩司禁府堂上入對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並召領府事鄭光弼　上曰今見牌書字畫及凡施爲與前牌全相似臺諫所啓究類欲發明前事之言亦似不遠矣但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筆畫與前無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其欲亂朝廷者所爲乎前牌所書其時推官亦皆見之其各言之左右或以爲字體頗似或以爲相同　上曰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爲之故驚異而推之今予意燒破則朝廷自靜也光弼進啓曰大獄不可數興燒破之教至當人心如此而大

獄累起近来天變甚多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
韓效元右相金謹思等含糊只請自　上裁斷禮判金安老
曰今見書體不如前書之熟與前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曰
自上以書體之相似致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下人必
揣度　上意以前獄為虗事也洪礪禍城君兩翁主定斷罪
日出自　聖衷父子之間至情所在易為揺動此必朴氏及
两翁主家人之所為欲使混淆而起前獄也前者鞫獄時脱
漏者甚多其時推官物議至今非之大司諫尚震曰見其辟
則布置施為與前如一若他人則雖與千金豈忍書之两翁
主皆在都下僕隷根據若使歸鄉而撲屬去則禍稍息矣無

擇曰須者旣得罪人快示王法今又爲之掛在兩司所見處
其欲混迹之計明矣自　上疑其與前牌所書相似臣詳見
前後所書生熟頓不相似也雖玉石俱焚必窮推而後已也
妥老無擇等之必以爲不同者以其前日有服我書而死者
也執義金希說司諫尹豊亨掌令柳世璘持平安玹金疊献
納林鵬正言鄭從濩崔輔漢等皆啓以爲不可不窮推上不
從只令懸賞購捕金仁慶妻從夫住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
居住彦光震等合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副
學權輗直提學南世健副修撰洪春卿博士洪暹等上劄論
鄭光弼以爲屢起大獄天變由於此其言至爲悖理光弼於

朴氏托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議鄙之及權奸之敗往來救護
洪礪之獄曲為逢迎今者復引天灾欺誑 殿下不幾於一
言喪邦云、 東閣
仁廟在東宮時上疏曰伏以天顯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
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
古之人猶以恩掩之者也往者嵋之事臣年幼不能詳知其
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焉得
以知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後又興大獄毋子相踵而死
洪礪亦殞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聞其於兄弟間為如何哉
死者既以已矣而嵋之一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

女亦何罪焉此又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少女子不預其事明矣屬籍已絶亦思之至此不覺流涕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臣平日恒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仁人之於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如臣者有何怨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儐飲酒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於中前此微達是意未蒙 允俞更達微衷以瀆 聖聽伏願垂察焉

乙巳獄事

尹任 章敬王后之兄 仁宗大王之舅登武科官至左賛
成尹元衡即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奸邪雖践華要而見
棄於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叅焉憤疾士林躁進輩又
各有所主互相詆排遂有大小尹之説飛語漸騰戊戌年
中廟忽降内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己亥
東宮有火灾藉藉指為人火大司諫李霖等上劄有曰褻昵
之漸已至夌騰忘克之謀終成厲階云云辭語太露識者憂
之 仁廟即位擢尹元衡工叅盖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司
憲宋麟壽等論劾踰月奪嘉善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

甚欲其停論獜壽之從弟拱壽告以外議不聽及元衡得志
霖與獜壽並被禍 東閣
仁廟自在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誘間兩宮必欲生禍及 中
廟上昇日聞飛語于 慈殿令 仁廟不自安而元老尤為
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左相尹仁鏡柳灌
六曹叅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兩司玉堂亦啓之累
日乃命付處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初元老議罪時獨
叅判李浚慶以為幼主初即位母后至親不可罪之衆不聽
時 明廟幼冲大小事 慈殿權同聽斷 東閣
慈殿教曰中宮有諺書相通而現露者云近觀國事人心漸

至於殊常吾則坐待死日判書亦問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
正之處費力者寡未之能耳前日所教之事勢所難爲須日
所達之事請速爲之如是遲留則終致曖昧而死者不知其
幾人也前日竄元老時並罪元衡則人心之分岐必不至此
矣判書指柳仁淑公正指鳳城君岏 野史之流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毛獜云常出入內傳通諺書者也
請鞫之先時有拾得細囊盛諺簡於闕庭者其書畧曰近日
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欲移大位公正處承相
處已通之昨日下教之事勢難爲之前日啓達之事請速爲
之云云認爲任通于恭懿殿之書而遺失途中者此乃奸鬼

輩欲誣任等為謀逆自造其書故遺闕庭而獲納者也仍捕
任之妾與奴婢及女壻前注書李德應等鞫問獄成灌任仁
淑死後行刑世遇錄勳（東閣）
乙巳八月下密旨于禮議尹元衡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
事也（元衡遣其妻入納於文定）元衡諭于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一會
于中學齊仁光準發議欲罪任灌等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
登李彥忱持平金磻閔起文司諫朴光佑獻納白仁傑正言
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為當主少國危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
言不可曰此論劾大臣金磻曰忠賢魚肉其於此此又踵家
貞所為乎宋希奎曰我則雖寸剉吾骨有不從也齊仁等懇

乞終日竟不從而罷翌日知中樞鄭順明刑判李㞳户判林
百齡工判許磁等夜會光化門来啓曰國有大事請面對
上及慈殿出御忠順堂仍召領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
左賛成李彦迪兵判權撥左叅賛丁玉亨右叅賛申漢漢禮
判尹漑判尹尹思翼及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八侍順明
等進啓曰任灌仁淑之罪齊仁光準欲論劾而弱爲下官所止
不得論啓請分輕重罪之左右或言可罪或言不可罪李彦
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慈殿教曰生禍士
林非所疑也命竄任遞灌左相罷仁淑吏判尋因順朋之言
以灌仁淑附尹任謀危社稷任絶島安置灌仁淑中道付處

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等合司論灌等以謀危宗社罪之仁鏡及芑等亦啓其罪名過重順朋又上疏略曰尹任往在丁酉年間黨附三兇欲害國母設若其計得售則末有母嚴子全之理也　仁宗大王孝友出天兄弟之間少無間隙而任倡爲不道之言使上下不安及至賓天之後自生疑惧陰結大臣以圖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雖曰先后至親勢不可容臧柳灌顧命大臣當危疑之際不男懫力輔道曲從尹任之言使　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與首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取稟　中宗大王嫡子唯　殿下一人而　仁宗大王遺教亦曰有慶原大君可付後事灌欲更稟何人柳仁淑連

姻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時師傅問 殿下之賢否設若不賢將欲何為李彥迪入侍經筵而退見仁淑言 殿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平居對人指 殿下口發不可道之說謂上有眼疾略無忌憚罪悪亦大得保首領亦已足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承受此人等指揮生殺之權不欲歸於 慈殿公然唱說此亦兇謀之一端也 慈殿下教褒美賜任等死順明以下録勳初號保翼後改定難功臣同日順朋等面對罪任等後獻納白仁傑獨啓曰自上雖微細之事當光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

直啓以定其罪則是而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體後日奸細
之徒必曰此端而得志況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曰
某人以某事被某罪也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遞
差而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遞自相通
於宰相使國家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
光準以尹任論啓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為國有大臣六卿此
事不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等亦以為然聞密
旨之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為　上
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掃如矣宋希奎朴光佑等不即决啓
徒煩辭遞未免逡巡之跡齊仁以下請並遞答曰密旨事於

宗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啓意與朝廷議處仍命召六卿以
上傳曰白仁傑托以正大庇護逆賊使深憂國家之人不得
自安先罷囚禁府推問大治家希奎以下罷職尹仁鏡等回
啓臺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摧沮請恕其愚妄不允仁傑元情
入啓因兩司啓命勿推放送
以鄭順朋上䟽大王大妃教曰如此危疑之際順朋為國妄
身眞節義之士也彥弼曰請斟酌處之以示好生之德大妃
曰幼冲在位此正危疑之機　睿宗朝南怡謀逆難國喪親
鞫至用烙刑是許國事輕重爾好生之德予豈不念大抵治
小人有如斷蛇他日若復起煽亂則宗社之危亡立至又曰

此非所以議之也卿等其退去予當決之乃命禁府賜任灌
仁淑死安置霖于義州 野史之流
八月院相李彥迪以密封箚子入啓其辭曰醫員朴世擧來
見臣言 仁廟大漸之日手書小紙使尹興義覽之曰解見
否興義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 仁宗傳教醫員
亦參聽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必尹任父子之所爲至
爲駭愕
臺諫請鞫內官金承寶李承豪承寶不服死承豪杖訊後還
發配所當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父子以外戚入侍禁中任
則無知武夫固不足道當時諸賢不知此事之非可惜 並野史之流

大王大妃御忠順堂寢室南向 上御于窓外小東南向仁
傑等入侍芑進曰刑曹判書尹任自中宗朝素畜異志到今
多有不自安之心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等亦有形
亦兩司長官會議于中學欲啓而爲下僚所沮臣等居宰相
之列不可不啓請收議處之 上曰此駭愕之事也大妃
曰尹任之凶謀自 中宗朝已著近於內間亦有變故因知
所措長爲流涕今朝公論遂發此寔天地祖宗默祐而然也
任於丁酉年締結金安老謀危國母之狀已見於許垌推案儒生
疏中亦言之 中宗罷三凶金安老許沆蔡無擇之時並欲
罷之而爲東宮未果反陞一品予亦厚待如一家欲使凶謀

自消以申秀淫之子為駙馬時初欲取任之孫而任邈然不應其陰懷凶慾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近者益稔禍心潛結宰相又通內間情跡昭著朝廷當知為宗社之賊而大定其罪彥弼曰任可竄仁淑可罷濯可遠衆議皆然仁鏡以下皆論任取其表表者記之順朋曰任初以扶護東宮為之名而遂成大小尹之說一國臣民皆仰戴東宮任豈別有扶護之事乎或云小尹為大君者亦甚無理東宮既無嗣而只有一大君豈有他疑臣憤其言以此啓于中廟也及　仁宗傳位于上事順名正人無他意任自生疑畏益存形迹仁淑濯亦發於公論須分輕重罪之然後人心定矣彥迪曰事必光明

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任久存形迹只可遠竄不必圍籬
大妃曰卿言固然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林非所疑也
繼自今朝廷恊意使無邪論頃日為分邊之説者皆為保護
東宮籍口保護東宮者豈必間父子離兄弟然後為忠乎邪
論囂〻使父子兄弟之間欲有所疑間者皆任之為也仁宗
在天之靈貽〻下臨内間曾無知此之言中宗常於世子問
安每以孝悌為教則嘗聞之矣至於朝廷之人某是某非則
未之聞也仁宗之不自安者必任之所致予則未嘗知之 自
古豈有去册后大君然後必能輔東宮乎害大君而仁宗早
世則置國家於何處乎今又交結執政亦欲何為撒曰任若

有邪心死無足惜刑罰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以威刑鎮人心亦不可尚存疑慮上下矣大妃曰若無形迹何疑之有大小尹之說自內專不得知東宮失火後諫院上疏有忌克之說李霖疏有藜䏶之漸易至凌騰忌克之謀終成厲階云中廟莫知所措及其守聃大小尹之說中廟始覺疏意欲推尹任而朝廷止之然則邪說出於外庭非出於內間也恐如朴氏之事故予嘗憂慮尒命寬任罷仁淑遞灌野史之流

尹任被寬權撥諳闞啓曰自先朝七年凶荒今年秋雨不止自昨大風連日蒙昧不止小臣之意大臣寬逐罪不分明恐或天意有所感而然也日者會議人皆不知其端今若以謀

危宗社罪之則乃人臣極罪之名不可不明幼主即位未適月遽奄受遺大臣人心不測其端又因諫臣人必畏言而不敢有所論啓也尹任雖被重罪不足惜窮料王大妃若因此不食而生病則豈非嗣王之累哉嗣王於大妃有母道焉尤不可不畏也伏願平心察之使情罪相稱群心安焉答曰此事孰不知之且引灾變又以加罪為非予甚寒心灾變若出於罪後則猶可諉也此灾之出久矣恐有奸而然也 世祖朝昭憲后亦被重罪若有重罪則不可以至親僨之朝廷如是國事尤誤予心寒焉初撤持啓草到政院示院相李彦迪彦迪以為如是則反激而促禍勸使削去其中尤甚切直之

言既抹去攙拖勝歎曰刪没如此不如不為攙以入忝忠順
堂例忝勳旋削勳奪爵又加罪付處朔州以卒　今上朝慶
尚監司朴啓賢狀啓請褒其忠義大節命贈左議政 東閣
九月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計曰朝廷為宗社大計已
定三人之罪但任之所倚而為凶謀者必有其人騰播已久
而至今未聞處罪之事臣未知何故也桂林君瑠任三寸姪
所倚以為凶謀者瑠必與知既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
誅而朝廷尚未有問必以為罪魁已除此不足慮而不論也
然事已彰著瑠之事所以自脫之者必無所不至至不逞之
徒藉此不軌者其勢必然若已發之後則必更煩聖慮伏願

議諸臣速為善處鳳城君屹臣亡妻切親年雅弱無計慮
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称美者當國家危
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為亂階者亦未可保其必無也
宜并處置臣受國恩日夜為國長盧以閔齊仁時為大憲尚
有盧國之心為在言地故去八月初往見其家以尹元老被交
搆之罪獨偏開陣所懷適城門將閉遽還未幾二三大臣啓
達尹任內謀而未及臣所慮之事群下之議尚未盡釋晝思
夜度不揆職在外官敢此來啓傳曰為國啓之真忠臣也瑠
逃下書八道大索兎山縣監李坎男捕得瑠奴跟尋抵安邊
黄龍山中削髮為僧作土室以居獲之拿鞫初不服壓膝烙

刑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鳳城及汝中當
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灌柳仁淑皆曰當權宰相可以謀于
朝廷而為之云云遂縲之明胤錄勳坎男超三資陞堂上
宣廟朝明胤削爵出外而死
傳曰尹任包藏禍心謀害宮門情迹彰著東宮失火造為浮言
亂惑人聽至今常 不安之心曲為自保之計原其情罪
在法罔赦第以先后至親遽用全律予心不安只從寬典以
示予不忍之意安置絶島配南海 傳曰任本以凶險之資
久憑城社之勢始結三凶圖我國家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
道之言熒惑群聽積成凶釁至于今恒懷不安之心保全之

詐締結權臣欲行胥聽謀危社稷情跡發露依律賜死至忠州賜死

傳曰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大行大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舊例而灌曰毋后不可臨朝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欲罪關宗社在法罔赦賜死　傳曰仁淑連姻尹任助成陰謀內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己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病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欲罪關宗社在法罔赦賜死

王若曰皇天降割大禍荐臻國家多亂群情未定予以眇質初受丕基危在臣僚宜悅心力各盡職而無貳庶保邦於未

危尹任包藏禍心久稔凶計始倡東宮孤單之說起疑士林
中締丁酉三凶之流謀害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
眩亂人聽搆成 疑至于今日內不自安曲爲保全之計締結
執政之臣謀危宗社情跡敗露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
大行大漸之時正通自有所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及孤嗣服
之後聽政自有舊規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柳仁淑連結尹
任助成陰謀內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爲不利於己潛招師
傅問予之昏明恃予爲有疾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悅之色
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欲罪關宗社在法綱赦固當依律定
罪第以先朝舊臣深加不忍之心玆將三人只令賜死旣正

去奸之典宜推赦過之恩於戱臣子無將心罪固莫贖邦有
常刑予豈得已大提學申光漢稱病不製承旨崔演代製此
後教書多出於演手順朋芑百齡磁推城衛社協贊弘濟保
翼功臣一等洪彥弼尹仁鏡李彥迪權撥丁玉亨申光漢尹
漑閔齊仁金光準二等宋構壽韓景祿尹元衡崔演宋世珩
李文楗鄭源李潤慶慶萬年林九齡尹敦仁崔彥浩尹參安
齡趙璞三等權撥李文楗鄭源安齡復連逆賊見削 東閣
王若曰天夭是椓禍令荐臻國步斯頻亂未有定方憂多難
之末堪奈此群慝之交構尹任憑肘腋之親席冉蚡之寵托
護東宮售謀於汲引兇黨圖危國母蓄念於覬覦壼闈捍鳥

稔攫毋之悪猰狗狃吠主之毒履霜氷至非一朝一夕之故
舐糠及米積生疑生偪之漸當先王大漸之時屬國祚危疑之
際先俱元老之得志禍必及於赤族欲托鳳城之問安事将
迫於傅室陰謀未逞姦計益深兇邪締結而潜圖蹤迹詭秘
而莫測又與子婿而密議謂予翳眸之有膜顯稱賊瑠之當
立指萬機之難治圍甲帳而深居觸詭諱疾之掾舉單衣而
掩目形容病眼之状晝則共賛其陰謀夜而相傳其秘簡加以
飛牘於宮掖每擬置君於奕碁悪已至於射天罪亦極於擢
髮柳濯濫叨台座之尊威權震主陰結戚畹之醜氣勢傾朝
罔念受遺之重寄反懷犯上之異心乘危病之伺謂稟後嗣

之承統嗾大位之奸窺深壓母后之臨朝眞入御藥之所欲試異議之鋒謀深憯矣罪莫贖焉柳仁淑與逆任而連婚懷二心而構亂指予有疾病壓聞賢明之言與彼爲脣舌敢發廢立之謀或相與秘議或交通陰書其惡已熟其罪亦盈傾因端緒之發見薄示王法而賜死及今情迹之敗露盡依律文而斷獄瑠既犯滔天之罪又干亡命之誅知事迹之發覺雖以身逃據證左之明白即同獄成佇俟罪人之斯得快示義殺而無赦李輝禀性憸邪行身諂佞黨附奸流包藏凶計試廣探其人意遂造成其逆謀李德應受凶人卵育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計之時指畫陰謀之居多及予嗣位

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亂逆之謀終始同參是皆宗社之大
賊固宜神人之共憤茲將右人皆用重典正凌遲處死之律
首從不分明族黨緣坐之法財産入官於戲凶儔逆黨之既
剪喜見宗社之再安舊染汚俗之維新嘉與臣民而同慶
彥弼等啓曰觀煇與羅淑羅湜李中悅之言則煇於中間以
任之意反覆往來者也凡此凶謀皆此人助成辛未命禁府
轘任濯仁淑之尸轘煇李德應于軍器寺前路梟首三日傳
屍四方絞任子興仁興義興禮金紳瑠子湜詗詡仁淑子希
曾希顔希閔濯子光績并籍没家産妻妾幼子爲奴兄弟叔
侄依律緣坐於是杖流湜于興陽安置希登于龍川徙淑于

鐵原光佑于鳳山 野史之流

嘉靖乙巳明宗初年十月右相李芑詣闕啓曰近者定罪自上不動聲色各適其當人心咸服時尹任柳灌柳仁淑李煇被極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杖死李霖羅淑遠竄鄭源李若氷李若海金磁盧守愼李中悦削奪成世昌權撥宋仁壽韓淑李震金振宗沈叅李爓劾罷未幾李霖羅淑鄭源李若海金磁李中悅皆賜死朝士雖多坐罷者而亦有所未盡此臺諫未及聞見也李天啓李混權勿李湛無異於金磁輩丁璜亦只遞職諸與彼同罷且往者已卯之人徒以自己所知為賢良而取人其時不能成篇者則已矣成篇以呈則進叅無遺是豈至公之科舉乎 中廟命罷其科 仁宗大漸之夕命復科 仁宗方疾革尹任三父子入侍初欲以

鳳城為君勢不得為然後傳位于主上此安知非任之弄術也請還罷其科　上允之天啓以下五人皆削奪官爵過十餘日芑復啓更聞見則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還收削奪之命　上命敘用芑匡元祿力言滉之恬退不與時論故也
宣祖庚午弘文館始發削勳之議臺諫避嫌後還職自是三司及舉朝皆請削勳丁未已酉罪人並命伸雪惟李洪胤不赦削李芑鄭彦慤官爵是時臺諫逐日伏閤玉堂日再上劄大臣頻來啓達舉朝及宗親儒生忠義之屬皆争上疏而俞音尚閟物情愈激自五月大雨至于七月雷震之變不可勝記人畜多死　命招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長官引見于思政

殿啓議乙巳之事始削奪鄭順明林百齡官爵明日三公率
百官立庭請削僞勳仲雩二柳之寃灌及仁淑自是之後兩司日
五啓玉堂日三劄石潭
宣祖丁丑恭懿大妃疾病彌留時廷臣方請削乙巳勳累月
不允大妃歎以此心熱益重群臣多有悲憤者蓋乙巳奸黨
曾誣大妃陰主尹任瑠逆謀故以爲寃痛 一日上問安後
因進見曰削勳 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改故不能從外庭之
請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爲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痛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抑首良
久幾隕淚者數日 大妃疾革歎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

言已、手足皆冷官人走報　上所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殿亦至相對涕泣　上白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
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　言亦未了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上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翌日大妃
薨 石潭

宋棋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溉以玉堂應洞以注書同入
侍講畢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冤枉之狀悲痛左右金誠一
以正言入侍進曰棋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勳享其
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
指陳至冤欲竊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棋壽惶恐而退三

父子一時引疾聞者須縮而辭氣自如 荷潭

宣祖初盡釋乙巳謫人之存者如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不次擢用柳灌尹任以下皆復爵給產李芑鄭順明林百齡鄭彥慤等削爵 東閣

丁丑冬削勳教王若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群凶肆惡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貽國是如日星昔辰巳之兩年勵華勛之繼陟姦人不逞禍心無厭尹元衡以猰㺄之性稔思蜮之謀旣憑肺腑之親無援城社之勢挾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儲宮未試賊害之術潛成大少之讒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揞

然而旁伺當　仁廟在位之日無隙可乘及龍馭賓天之後
惟意自恣　明廟以介弟入承統緒攸正文正以母后權臨
宗社賴安有血氣者供戴一天為臣子則孰懷二心敢造言
於無疑之地實欲逞其積憤之兇元凶豺吼群奸蝟起蜂興
百齡迭為腹心磁及順朋互成羽翼托密旨而貸外朝累被
臺臣之折遣妖妾而擄內聽潛成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
名首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
灌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撓以異己而就
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只欲偷生詎望視死知歸被尊
非由自作緣指無為有搆成禍阱文致大獄誣德應以免死

俾誣其服教毛獜而謊語遂以為證譸張胘惑鍛鍊羅織畏
清議之間發掩衆正而盡劉至於鳳城君之羅禍亦由金明
亂之搆捏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讒人罔極慈母之所
以見疑致惟城之斯壞雖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
搾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囊書僞撰内庭之拷掠慘毒非
惟肆誣於内庭實是幸禍於　孝陵有擢髮難赦之罪無一
毫可紀之功負制君父敢歃同盟之血汚辱宗祊至勤鐵拳
之名雖謀詐極其巧密而黨類自相矛盾許磁嘆鬼神之難
誣仍致投荒齊仁悔小人之不免竟被奪勳鄭磏争其父順
朋而因憂致疾元禄諫其叔李芑而遂怒生擠敗露之形難

掩幽慝之鋒未戢餘禍所及累世愈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邦
國之不亡幸矣然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寶鑑當空魍魅莫
遁肆先王開悟於末年痛奸宄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
稍釋連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霑存沒弓劍之慟遽纏臣民予
以沖眇之姿叨守艱大之業仰體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
當丁卯之權同收用舊人逮庚午之廷爭略採公論李芑鄭
順明林百齡鄭彥慤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除其逆名
丁未己酉兩年被罪之人復其爵牒還其籍沒一國之心雖
欲盡先朝之事未敢輕改顧輿情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矧
先朝親經變故在當日洞灼情狀迺於一病之彌留命雪四

人之冤枉予於是詢及大臣卽命還給柳灌柳仁淑職牒雉
任瑠事勢重大猶且遲難第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
玉候猶幾慰愜懷匪在於藥餌事求其是天不容僞玆於十一
月二十八日命還給任瑠職牒盡革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
啓達懿嚴且荅群情不吊降劉未及須教空深摧慟越欲布
告於戚伸冤討罪旣終先王之志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
故玆云云
削勳傳旨小人之搆怨於人而欲陷之者不有以置之於死
則無以快於心不有遂加之則無以置其死不有以藉口則
無以名其遂其爲設心不亦憯乎尹元衡以兇狡之人處肺

腑之親與尹任權勢相傾互生猜嫌及 仁廟[illegible]
卽祚則元衡攘臂肆毒任特一杌上肉耳芑順明下[illegible]
與附會前有宿憾之蓄而旋萌貪功之心誣諂之術從[illegible]
重始以任為不自安以瀣等為稍存形迹而投竄之敢效
惇辨之遺智詐為諺書驚動宮闈遣元衡妖妾於大內簧鼓
邪說浸潤於內及順明之疏上而任瀣仁淑一時誅戮叛逆
人臣之大罪不敢服而定罪可乎猶恐人心之不服假衛社
之名强要君父之尊同歃盟壇之血上天矯誣之怒祖宗汚
辱之憤一齎於冥冥之中而明廟之密告繼起以任至親之
瑠以致人惑以公反之疏以致人疑巧為機穽終成大獄林

百齡誘德應而誣服安世遇赦毛錡而為證梓宫在殯恣行杖烙咫尺之禁庭血肉狼籍至欲出宫人而罪之先王至親横罹戕殺 仁廟外家噍類無遺疾其異己必中傷之端人正士駢首就戮一時士林一網打盡而 明廟以 仁廟介弟入承大統兄亡弟及古今通誼一時臣子有何他意於其間哉元衡以積年之私憾洩之於任洩之不足則移之於仁廟移之於恭懿殿其為凶慘將有不忍言者 明廟念彼天顯人無間於昆弟之言而恐弄君父鉗制朝庭幻出交搆之說誣惎可欺之方文定在深宫之中明廟冲年未在位豈知奸人所誣罔哉當初權撥謂任以外舅之親傳位之際處事

甚正云則撥謀國重臣忠直無隱豈私護一人發此言予任以武夫一朝失勢誰與爲逆瑠則迷劣無知人所賤棄久矣以任之三寸姪給受其禍有何起心任等果有逆狀則忠順當入侍之際芑順朋等豈以不自安存形迹爲語且曰謀危
宗社實無現迹則竟爲反逆一出於揣揑明矣且芑等以
仁廟爲未逾年之君其無君不道之罪極矣當時冤枉之狀見之者慘目聞之者惻耳莫不欲食肉寢皮以此欺天天可欺乎以此誣人人可誣乎自有天地以來奸凶之毒未有如此之酷也鄭磏以順朋之子泣諫憂傷而元祿以芑之侄面爭而未免逆黜史筆秉直安名世趙璞竟被誅竄當初許磁

以首謀之人於祿勳之後以天地鬼神不可誣辭自底竄謫
閔齊仁初叅勳籍自知不免為小人之歸悔恨之色形於言
語公論不泯人心難誣舉此可知舉國之人莫不拊肯叩心
而肯威赫赫不敢開口數十年之間是非顛倒刑政紊亂國
之不亡幸耳事雖已往其事之是非分明人雖已死其死之
寃枉可見先王末年頗有開悟量移遠謫之臣令釋尹任之
妻孥將次第舉行而弓劍遽捐可勝痛哉 先后垂簾因先
王未卒之遺意收用其時舊臣大霈鴻恩逮至庚午上自公
卿下至草茅之士交章爭論至於半世之久乃上告 慈殿
削奪鄭順朋等四凶之官爵洗滌柳灌柳仁淑之逆名 丁未

己酉兩年被罪之人亦皆還給職牒而又於今年夏　恭懿
殿遺瘼以四人之寃下教故詢及大臣即命還給兩柳之爵
而任瑠則事體重大予猶遲難　恭懿殿證候彌留數月日
至惟幾予心罔極而乙巳之事本非所知且　先朝同盟大
事故不敢下手矣今事勢至此故本月二十八日予以復爵
削勳之意已告　上殿罪人尹任及瑠職牒還給鄭順朋等
衛社功臣削罷俱出於不得已也後世其無以予為口實
丁丑十二月以削偽勳事下教播告中外大提學金貴榮製、
教書以進文拙而意不備　上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辭
正義備以曉諭中外可也豈可草、如此乎乃使李後白改

製人皆喩貴榮之少意思也 石潭

尹元老尹元衡旣得志兄弟争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叅功

臣多發恐言兵曹佐郞尹春年上疏略曰 殿下以 中宗

之子 仁宗之弟入承大統而尹任等欲廢嫡立庶則覆載

不容人〻共誅囂〻之論尚有不決之者以其一國人心尚起

大王大妃欲廢 仁宗之事也常人之情見凌辱父母之人

則思所以報之况 大王大妃蒙萬世驪姬之名非獨尹任

搆之實乃尹元老成之也臣伏見衛將尹元老賦性奸邪受

氣貪溷加以残忍之質濟以矯縱之態與人言每發我若得

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仁宗爲愚暗或謗仁宗早夭公然唱

謊小無忌憚事事皆稱內應言言皆托內旨尹任以 仁宗
至親豈不疑之驪姬申生之事萬古悲涼人有秉彝孰不痛
憤九年之間詾詾不止日 大王大妃爲驪姬者此豈獨尹
任搆之實乃元老成之 殿下不知其所以然云云且九年
之間一危國母一危宗社往在丁酉欲婚其子於金禧之女
請金安老而不聽挾其私憾遂生除去之謀輕淺尹任遂使
國母幾廢 仁宗賓天之後尹任等恐報復各爲其身共謀
反逆遂至 宗社幾危 殿下不可獨以爲金安老尹任等
之罪今者反怨不與錄功之列欲附其黨排斥勳舊大臣或
謂當用丁酉丁巳之罪人或稱一等功臣嘗被大緣搆成內

外之言眩亂於是非之迹人心携二臣民不安或有趍附黨
與將成　殿下不以此時明示好惡則近不過數三年遠不
下十年士林將被大禍朝廷將至大亂國家亡宗社必覆
伏願明以察之斷以定之勿使元老更造丁酉之禍乙巳之
亂以顛覆李氏萬世無疆之業當　仁宗大漸之時與主簿
李建陽等卜其吉凶及其賓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顔主上
薨逝吾之心火滅矣君父之病欲其凶君父之喪以爲幸且
日者語臣曰　大王大妃尊居母位已三十年享福亦久安
能久存臣聞此言之後食不下咽痛心罔極容忍亦久臣之
罪大矣元老之心細知矣右議政鄭順朋等忘身殉國更造

宗社則 殿下莫大之功再生之恩而 殿下若信聽元老
之讒言則將至於不保其身唐之五王革周復唐賛立 中
宗竟死武三思之手伏願 殿下軫念焉 上招大臣示其
疏罷元老 時為都正 敦 兩司相繼論遠竄未幾賜死 乙巳傳聞錄
丙辰茂長幼學安世順因求言極諫時弊末論柳灌等三人
之冤毋后臨朝執孤疑之心彼五六大臣舞出讒賊之誣欺
罔天聰驟得美官人皆切齒至於宋麟壽林亨秀無罪見殺
天若有知殃慶以其類至近來災變由此請行大赦拿鞫殿
庭以亂言處斬籍其家 東閣

壁書獄事

嘉靖丁未 明宗三年副提學鄭彥慤宣傳官李櫓以一封
書入啓曰彥慤女子從夫赴全羅道送至良才驛見壁上有
書關重國事故取来封進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爲也
命招三公仁鏡芑順朋許磁閔齊仁尹元衡金光準等以所
進書示之以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
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云云傳曰近來灾變極多
又有如此之事恐有各別所爲之事仁鏡等回啓曰見此書
則非迷劣者所爲也近者邪論飛騰此書雖不得取實然見
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仍列書應罪八分輕重入啓且曰今

此書啓非見壁書而始為之厥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
邪論如此、、由禍根尚在耳
九月領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
順朋左賛成閔齊仁判中樞許磁吏判金光準禮判尹元衡
等啓曰近来邪論飛騰指罪人為誣服作勲臣為無功不知
此言出自何處臺諫侍從亦皆聞之臣等曾欲上達但未知
言根故未敢耳今見壁書此是匿名書不足取實然見此則
知邪論之出必有所由請置屹宋麟壽李若氷於重典云、
野史之流
王若曰帝王之道雖貴於宥奸宄之資從春秋之義實嚴於

治亂賊之黨援法所當然事非得已顧予冲質受此丕基方
憂多難之末堪頃羅群慝之交搆悍梟稔攫毋之惡猰狗蓄
吠主之謀於人不容固難擢髮而數其罪在法無赦皆欲寢
皮以快於心芟夷務令其鋤根殄滅無俾其易種芽以不忍
之政乃體罔治之規庶使邪念之潛消用期凶黨之自戢嵗
月既久尚未革其鴟音詿誘益深敢自棹其蠆尾直斥勳舊
謂錄籍之無其功陰佑逆類指伏誅之非其實簧鼓邪啄扇
動禍機是由王法之失嚴以致人心之不靖宜舉常典顯示
明威猶慮玉石之焚尚寬市朝之肆并從末減姑置不刑茲
將宋麟壽李若氷賜死李彥迪鄭磁極邊安置盧守愼丁熿

柳希春金鸞祥絶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沉李天啓權
勿李湛林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
李彦忱閔起文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璞安世
亨尹忠元安齡付處於戱臣無作慝作奸孽自已不可逭也
邦有義刑義殺法在我其敢廢乎
玉堂劄論林亨秀為逆賊爪牙與謀之迹無疑而止於付處
罰不當罪云彦彌等議啓曰林亨秀當置重典李爓逆臣李
煇之四寸有與謀之事請極邊安置 野史之流
生負許忠吉言于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伏招而已乃虛
事也豈其實乎請拿問答曰如答岏今在遠方只有命脉不

可加罪大憲安玹執義鄭惟吉掌令尹釜洪曇持平柳湛尹
玉大諫李蓂司諫尹仁恕獻納魚孝季正言安鮒沈守慶副
學鄭彥慤直學元繼俭典翰閔荃副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
章南宮忱修撰柳景深尹潔正字安命世等伏閤論列請殺
岏臺諫至於辭職乃從之忠吉三省交鞫刑訊六次不服仁
鏡等啓以此人金禧年一様好為詭激之言者也請竄遠方
允之禧年亦以游館中托以正士習眩亂是非遠竄彥慤又
獨啓林亨秀與尹任同里閈如爪牙腹心每曰元衡當殺大
言於廣衆之中其與尹任同心尤可死矣只為竄謫似歇
慈殿褒之曰良才壁書行見者非一而獨來啓於臣子職分

至當林亨秀罪同罰異予甚恠焉命賜死後彥慤為京畿監司落馬一脚拄地馬且奔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元衡既黜門外婢僕皆散只擕老奚二三及妾蘭貞曾封貞敬夫人者歸海西而常以鴆酒自隨平日偶藏碧蹄驛吏一日尋驛吏曰如有拿命須為我先通一日驛吏誤聞金吾郎向海西者急通是夕元衡飲鴆死

岏中廟之子封鳳城君母洪景舟之女熙嬪也聰明仁孝乙巳秋兩司以累登奸兇之口請置大罪自上不聽後請閉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定守直士以斷雜人往來又不聽李芑啓於經筵曰 仁宗病極尹任三父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為君勢不可為然後傳位于 主上云云兩司各啓請遠竄亦不

聽丙午秋兩司啓請斷以大義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啓曰自　上教以骨肉不可相殘此誠區〻之仁請念宗社斷以大義不聽　慈殿下教大臣曰岏自幼即同己出宮中養成雖曰年長今纔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大罪乎云〻大臣再啓六曹專數啓請斷以大義不從政府六曹合啓亦不聽兩司辭職而退遂命依寧山君例竄配蔚珎得病于平昌因為配所命給米豆細布傳旨中有曰與洪氏共知逆類之歸嚮遂生僭偪之心其所推卜語渉于逆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云〻丁未九月兩司因鄭彥慤所啓匿名書事啓請斷以王法快正其罪副學鄭彥慤等

亦上剳人臣爲逆賊所屬望而得全其命者古今未之有也雖不自知亦不可廢刑况與知之迹昭著無疑云云兩司連啓不聽冬十月竟殺之遂命復官禮葬兩司爭之不聽遂停彥慤等上剳論之遂遞兩司還收成命

己酉四月李洪男在謫所通書于舍人鄭惟吉校理元虎變（惟吉乃其同婿虎變即妻兄也）略曰舍弟洪胤與術士裵光義往來相從推占蕭朝御相歷言吉凶其言曰廢朝之殺人極於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御耶舍弟素嬌傑多見疾於品官若有告變者則門禍必至於不測欲以所聞自達於朝則君門遠於千里且不知式例此外有善處無迹之策

耶惟吉虎變詰政院進洪男之書拿鞫洪胤及辭連人自服
與某某人謀舉兵起事其孼㝠後丁年十六所引同謀之人
尤多皆生死至於或有平生不識洪胤後丁面目而死者
傳旨有曰賊臣洪胤胚胎蛇虺之腹豢養梟獍之門潛結不
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裴光義李輝崔大觀李茂丁等
假妖術而卜相命之吉凶指廢朝而冀宗社之揑抗陰畧將
卒之名姓擬宻州郡之兵戈宜為至親之棄以速天討之加
云云康惟善李彛李揆李寅丁崔順鶴洪峴洪崙邉復禹水
平崔洽崔大立崔臨崔大受車獻之延百載安邁安喜遇安
喜逢裵夢星李有成李遂成李福基孫守恭李後丁池七同

池億年安世章孫守讓延瓊金義諄孫守儉茂松等彥成毛
山守呈狼以辞連并依洪亂等論
傳旨有曰惟善一時有名之人首謀倡率至作約書惟吉爲
大將義諄彥成呈狼守儉衆賊同辭援引雖以杖斃不可不
正刑又曰謂國家運衰謂王法可售謂天命可圖謂天可射
謂寡躬幼冲可除謂惟善大立大臨李爽之輩可藉晃嘯白
日連議成冊遂乃私鍛鎗戟分造弓矢至欲動兵於列邑將
以宣布於王城謀之三年而益潛誘及諸郡蓋其供庭之辞
又多觸上之說與聞或有武士首惡盡是儒生夫何叛逆之
徒累出於詩書之門云〻　傳旨忠州逆賊寔繁有徒謀議

規畫布置至於成冊固非一朝一夕而一鄉之人無一人先事
上變專由人心冥頑不知有君臣大義雖曰大邑旼當今革
以快神人之憤姑降爲縣除忠州爲維新縣改忠清道爲公
洪道
賛成尹任左相柳灌吏判柳仁淑桂林君瑠鳳城君岏注書
李德應副學羅淑正言李煇吏正李仲悅叅奉羅湜叅議李
霖翰林鄭源直學李若海工正成可澤正言金磻著作安名
世刑叅判宋麟壽牧使林亨秀吏曹李若氷大憲具聃壽儒
生安世順刑叅判李瀣（刑己上賜死）翰林沈銓叅奉成遇司
諫朴光祐掌令鄭希登縣監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康惟善縣

監李致 已上杖死 臺諫郭珣 獄死 參議權撥 賛成李彦迪 翰

林趙璞 舍人李天啓 臺諫權勿 參判韓淑 同成金振宗 牧使

鄭郁 吏佐鄭熿 已上竄 卒 吏正鄭滋 正言柳希春 執義宋希

奎 献納白仁傑 臺諫閔起文 正言金鸞祥 掌令李彦忱 注書

孫弘績 杖 持平李湛 臺諫韓澍 吏正柳堪 杖 臺諫李震 奉教

李焰 直長尹忠元 正郎尹剛元 安[illegible] 進士許忠吉 杖 進

士金喜年 杖 縣監梁允信 吏佐盧守慎 臺諫李守慶 退溪

黃博 右尹權應挺 吏參權應昌 李浚慶 宋純

承旨李文楗 縣監安景佑 金應貞 吏正李元禄 杖 芭姪

禮判許磁 已上竄 正字韓灝 正字金忠甲 林晙 亨秀父

承旨李潤慶判書愼居寬修撰朴民獻吏正柳昌門臺諫崔
益國已上削柳眉巖謫鍾城夫人有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境面平萬里夫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
明廟幼冲政在東朝權奸竊命乙巳之獄非 明廟之所知
也順懷世子夢 明廟哀痛殊甚既而歎曰我何哭為乙巳
忠賢無罪駢戮予在君位不能止也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
大哉王言可以淚千載之臣庶矣荷潭
宣祖庚午六月命雪丁未己酉罪人削奪李芑鄭彥慤官爵
惟李洪胤不赦臺諫逐日伏閤玉堂日再上劄大臣頻啓宗
親儒生忠義之屬皆爭上疏俞音不下八月始削奪鄭順朋
林百齡官爵命招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將官引見于思政

殿咨議乙巳之事削奪兩人明日三公率百官廷立請削僞
勳伸雪二柳之冤三司日三五啓十月命雪柳濯柳仁淑叛
逆之名削勳凡七朔終未回天

己丑獄事

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密啓入來是夜命招三公
及六曹承旨入直摠管玉堂入侍 播閣李震吉勿入以狀下
示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
上變即修撰鄭汝立謀叛而同尙趙球密告也下震吉于禁
府即汝立甥姪也宣傳官李用濬內官李良輔等馳到全州
汝立與其子玉男同尙邊汜朴延齡子春龍匿于鎭安竹島
縣監閔仁伯領軍圍住汝立等環坐巖谷間汝立先以刃斫
邊汜即死又斫玉男及春龍不死仍自伏劍即死遂獲諸尸
以来 鄭汝立登第棄官故讀書以此名重一道至以竹島

先生称之性兇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内外親戚無不為
仇敵隣有士族女青年喪夫財産頗饒無意再嫁汝立誣以
其户下接強盜言于縣因其奴婢乘夜強遥竟以為妾識者
唾鄙以其氣貌盛壯議論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座称羡
雖知其非亦不敢與之争辨其言曰司馬公以魏紀年真是
直筆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臨死一時
之言非聖賢通論也柳下恵何事非君柳下恵非聖之和者
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孟子非聖之匡者乎弟子趙惟直等
曰吾先生此等論議實古今先儒未嘗言者汝立與全州金
溝泰仁隣邑武士及公私賤通上下作契名曰大同每月十

日齊會習射曰六藝不可廢也其酒肉自家辦之飛簡列邑
求請各物送者恐後丁亥倭寇全州府尹南彦經請汝立許
事一號令間軍皆聚後無敢後者汝立分部諸軍各定領將
將皆是大同契人賊退散軍令諸將曰他日有變汝等各領
所部一時來到與僧義衍道潛等歷覽九月諸山至鷄龍山題
詩廢庵有躍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代已開亨運何難之乀年八
平先是有木子亡奠邑興之謠汝立以六字刻之玉令義衍
置智異山石窟中托以遊賞而得之又有謠曰乘生馬鬣家
主為王汝立於後園鬲乘皮塡以長鬣日久皮合招隣人見
之戒勿出口而削之於是民間盛傳　及上親鞫玉男春龍

俱服玉男年十七問往來汝家人玉男曰謀主吉三峯也韓
慄宋偲趙惟直辛汝成海西金世謙朴延齡李箕李光秀朴
棧朴文長邊崇福池涵斗及僧義衍常往來云皆就捕承服
伏誅偲惟直汝成不服而死　玉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子
而兩肩有痣如日月狀汝立萌逆蓋特此子云汝立孕及生
時其父希曾皆夢鄭仲夫　百官序立磔汝立邊氾等屍于
市翰林李震吉汝立之甥而書中有主昏日甚等語不服杖
斃命斷以逆律
生員梁千會上疏言右相鄭彥信彥智李洁李潑白惟讓等
與賊親密狀兩司與金宇顒並請罪備忘記自變作之日右

相所為多有未安者惟鞫疎漏予固已疑訝于會亦已晩矣
而今又上疏以辨辭説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
目邪下封書於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至云悠々時事欲陳
支離又有可笑等語如是而尚可謂之不為親厚不通書於
賊修餙許多辭説耶身為大臣乃敢面謾予不勝痛憤又曰
予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此喪盡左可痛甚臺諫請罷斥李
潑兄弟事從院啓　備忘記曰宇顒與汝立結為心腹觀其
書札朝廷之事無不盡諜至於經筵自上無心答説之事亦
皆伺聽臆度君心潛通于汝立相與密議觀其情狀至於此
極六鎮定配　親鞫鄭彦信彦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等出

於汝立侄鄭緝之招右相鄭澈曰朝紳之文親逆賊不過好
而不知其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立平彥智宗祿潑等遠竄彥
信中道付處昌行放送白惟讓李浩遠竄 以臺啓鄭彥
信遠竄任國老門黜以塞汝立銓郎贈李敬中職以駁敬中
削鄭仁弘白光玉爵
樂安校生宣弘福與賊通書就拿處死辞連潑等柳德粹潑
浩惟讓並拿死於杖下、惟讓與汝立書于國廳多犯上之
語有曰此人猜忌狠愎又曰此人小無人君之量斷以逆律
白惟讓子振民以聚會其徒將上疏訟汝立究殞於杖下申
湜以名在汝立門生錄供称一不通書及其書下不能對韓

百譏坐收震吉屍並受刑一次韓浚譏坐薦震吉翰林削職
金憑汝立磔屍時滂泣杖死
鄭介清與賊遊山之說監司洪汝諄問于羅州一鄉以爲的
實臺諫論其親厚狀及排節義論介清供稱與賊面目相見
而已無相通之分自上下其與汝立書傳曰見道高名惟尊
兄一人而已所道何道也又命詞臣將介清所著說逐條攻
辨榜示列邑受刑一次配北道介清本以羅州鄉吏其父免鄉
欲受業於奇大升不受即上京因沈義謙求見思菴留置外
廊與子弟同受學十餘年甲申薦爲齋郎及思菴失勢叛付
李山海等諸人得拜谷城思菴聞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

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恠乎
時有賊家搜書時益山郡守金顥男及奉使武人等希時宰
之意謀出其手迹而火之又姑爲緩捕使賊避匿之說湖儒
丁巖壽等應旨上疏極言李山海鄭彦信等前後誤國護逆
之狀又言韓孝純李廷直鄭介清柳宗智柳永立柳成龍李
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言愼南彦經李彦吉曺大中
李弘老李純仁柳夢井金弘微等之罪洪汝諄無君不道之
罪言語張皇　上震怒曰汝等如是詳知何不早來上變命
疏錄上列十八拿致禁府召李山海柳成龍等慰諭之臺諫
累啓伸救不從館學儒生崔起南上疏辨救答曰予二十年

忝位侍儒士未嘗以惡言加之況欲致之王府戮辱於桁楊
之下使章甫之士與獄吏相對此豈予意哉其有不得已也
者存乎其中爾等豈能盡測今觀疏良用嘉焉予過矣當爲
爾從之 上命朴忠佐李軸以下及推鞫諸臣等並錄平難
功臣兩司論其太過
備忘記領府事盧守愼於甲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而乃以
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無非奸賊輩安有如此大
臣乎予偶熠其狀踈而不用不幸而深信其薦而崇信登庸
則逆賊之作亂豈待庚寅之正月哉雖然此不過知人不明
或爲匪人所誤亦不可不警朝廷從公論處置翌日三公啓

曰盧守愼一聽時輩作吴反自薦擧其罪固難逃矣及其變生之後猶不知待罪而惟以歇後數語泛然陳啓其衰耗昏謬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爲一國氣勢所壓也若此守愼四朝舊臣老病已甚命脉如縷示以寬恕恐合事體兩司請削奪只 命罷職

前江原監司李輅以火炎崑岡課製多士臺諫論遆同知

憲府請削前司畜崔永慶不從臺諫請罷曾擬汝立金堤黃都銓官不從 李陽元 李山海

庚寅夏因全州梁泂上疏備忘記彦信欲斬告者之說推官已親聞則更無可言者今因儒疏始得聞之彦信身爲大臣

敢肆欺罔不勝駭愕鞫廳啓曰彦信此說傳播已久不以上
聞臣罪大矣旣已現發不可不問卽招諸大臣議罪依啓命
招叅鞫大臣及禁府堂上問之金貴榮稱以耳聾李準稱以
坐遠李山海稱不記而黃海監司回啓時彦信之言似發於
此時兪泓洪聖民皆稱聞之聖民時爲大憲啓曰發言之時
臣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山海顧語臣曰吾與判尹同
矣彦信再三唱說則山海屈曰更思之以直截之事言之右
相之言是矣俄已彦信欲推黃海監司言其不可坐中亦有
言者其事遂寢山海啓曰不得明記此必大病之餘昏忘致
此也 上以聖民之啓侵山海答曰人言之或左或右不是

異事豈可因一人之言而將欲嫁禍於他人乎旣爲辭職依
啓
領議政李山海呈辭左議政鄭澈辭職　上皆優諭
備忘記李潑等出於鄭緝朴栈宣弘福田伊之招同叅事狀
不一而足往来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事狀昭著証據已悉
依律處斷潑母年垂八十稚子纔七歲並斃於杖下
初王男供稱謀主吉三峯諸賊咸稱三峯爲大將鄭八龍鄭
汝立爲次將海西賊徒供稱三峯居住各異朴延齡供稱吉
三峯乃崔三峯也居智異山下朴大章招稱三峯非吉姓是
崔三峯乃晉州私奴云以此外議紛然遂指永慶爲三峯

上教曰所謂三峯必有其人如邊浹變幻名號三峯之事何以異此令物色大索金監洪汝諄状稱吉三峯乃崔永慶云遂拿来盖金溝人金克寬言于濟源察訪趙應箕應箕言于監司則一邊馳啓一邊移文于慶尚兵使梁士瑩兵使亦以監司金晬都事許昕鄭弘祈之言已先逮永慶矣遂拿致禁府文書中有李黄鍾書以逆獄為士林之禍黄鍾刑訊致斃永慶弟餘慶以蔭官在京以彦簡論朝廷是非送于永慶受刑而斃鄭澈啓於 榻前曰永慶素尚氣節又以孝友著名嶺南萬無逆謀同參之理 上曰見渠與弟書果似友愛者矣永慶供稱與賊暫相識通書問自某年以後不復相通書

自上下汝文與永慶書數紙乃某年以後書也永慶曰老弱
昏忘初不省也然臣則實不能作答也 上曰逆賊文書中
無渠答書渠言不忘遂得免刑上下一詩永慶文書中有此
詩此何等語耶末句云有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摇有髮
僧永慶供稱素不解作詩李魯以人所傳之詩書示偶留篋
笥鄭澈曰此詩臣亦曾聞昔年都下鍾樓匿名詩也 上曰
分明是永慶之詩然姑停刑推既而放送因傳曰身居林下
自以爲處士連通權貴遥執朝綱處士果如是乎天綱恢々
渠固難逃於是院啓獻納李洽上言具宬李尚吉也請再鞫府亦啓執義宋象兵掌令張
雲翼成軾持平閔善李馝 上依院啓永慶遂再繫臺啓中有逆賊妾

訪永慶流連等語 上聞言根諫院對以聞於慶都許昕昕
聞於監司金晬晬聞於密陽教授康景禧景禧聞於晋州洪
廷瑞廷瑞聞於品官鄭弘祚廷瑞弘祚等並拿問弘祚入城
之日永慶死于獄中府啓請罷色郎從之、甲午前縣監權
愉上疏有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澈終致其死 上問其爲
誰愉對以永慶於是金宇顒鄭經世等論鄭澈搆殺永慶陽
爲救解陰意擠陷請追奪玉堂鄭曄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李
時發辛慶晋李睟光朴東説立異見遞於是追奪澈官爵贈
永慶大司憲
丁酉大憲黃愼啓曰文景虎疏中盛言成渾搆殺崔永慶辞

意譸張捏其詆斥此不過爲人指嗾欲試傾軋朝廷之計耳
執義李成祿掌令趙翊持平閔有慶等啓請出黃愼而擧當
時 上敎天網恢恢渠固難逃之語 上盛怒傳曰永慶已
鞫之後君旣命放而兩司論之是何意黃愼阿其所師謂儒
疏爲指嗾箝制杜絶俾不得發於是兩司全避副學申欽校
理崔尙重李顯英修撰洪遵等劄曰景虎朴惺等假托公論
動搖朝廷揑造無形擠陷士 流憲府所論誠不爲過奇自
獻代黃愼爲大憲遂倡殺士之名歸之君父等語以激 上
怒持平尹義立獻納金光燁等和之於是兩司請治具宬等再
鞫永慶之罪 上曰令其魁渾論其枝葉此所謂網漏呑舟緦

功是察又曰渾爲一時羣小窟穴之主爲言責者不直破其
窟穴國事將日非矣
壬寅二月執義李效元掌令　震元姜弘立持平宋錫慶大
諫權憘司諫朴毅献納崔忠元正言李允澄權泰一等請追
奪牛溪官爵玉堂尹暾朴而章姜籤等請從兩司之論荅曰
依啓交結奸凶四字在所必討不以搆殺論罪者是矣但以
黨奸遺君罪之乃命兩司前後啓辭　御筆抹去搆殺永慶
仰育逆賊等語
仁祖癸亥三月知經筵李廷龜大司憲吳允謙啓於　榻前
命復牛溪官爵

今上乙卯全羅道幼學羅積等上疏昔在 宣廟朝湖南有儒鄭介清者力學好古踐履真實卿宰累薦得除谷城縣監己丑逆獄時委官鄭澈秉時逞憾恣意羅織凶人丁嵓壽倡為介清常著排節義之論以中澈意終至受刑一次竄死北邊癸亥反正後伏蒙伸雪追復官爵建祠宇於所居務安縣矣丁酉故判書臣宋浚吉以介清為故相臣朴淳所教育又附托於攻斥朴淳者及名出己丑逆招嘗作排義節等語達於前席請毀其祠宇本邑焚其位版破其墨爵撤其材瓦用作馬廐有同逆賊瀦宅者然噫嘻太甚矣尹善道所上未撤疏本正寫冊字投進云云下該曹尹善道疏云介清七世祖

夢松罷末令同正謫配羅州其後免役卜居務安世無顯官
謂之寒微則可也謂之官屬則不亦寃乎又曰己丑按獄時
鄭澈啓曰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
請刑得情又曰其時介清之罪不過因排節義一說也本非
黨逆又曰柳成龍陳啓請雪己丑寃枉介清亦在其中又
曰柳成龍陳啓中鄭介清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
術行撿自而偶然一篇著論以至於滅身李端相之疏全沒
此言云〻　孝宗戊戌應教李端相上疏曰鄭介清本以羅
州鄉吏子孫後居於務安初爲故相臣沈連源陪吏勤苦讀
書故〻相臣朴淳嘉其篤志向學薦授羅州教授遂爲朴淳

門人又曰乙未年間故相臣柳成龍請雪己丑冤枉介清亦在其中發亥夏正後始得伸理只伸其非預逆倘之意也背師反覆親密逆魁之状則有難自掩又曰宋浚吉搨前昕達之語曰臣亡師金長生一日往公會適與介清隔帳而坐擧帳而問曰不知朴相否答曰聞其家多儲書册故欲考文字而往来云其心迹之無状如此云此乃親與介清問答之語而善道乃以此爲轉聞於人者又曰介清之事備載於國乗野史班班可考雖孝子慈孫安敢誣也

幼學安敏孺等上疏答曰曾令該曹稟處事批下爾等勿爲煩擾禮曹回啓介清之人品高下文行有無姑置若乃一鄉

之屍而祝之雖是無甚關係於朝家曾於五十年前 仁祖朝已有毀之之命掩置廢閣及至 孝廟朝有藩臣馳啓朝廷詢問沿革當否之際 孝宗特命以申明 先朝之成命即為毀撤到今十九年之後敢有云云事甚不當勿施何如 禮判張善澂

傳曰觀此啓辭與羅續言大相不同問大臣後更為稟處

丙辰吏叅李袤上疏一曰 宣廟答湖儒疏曰非謂惟讓等與聞其逆謀也特以奸毒之目加之於澈竄逐追奪榜示朝當仍令究死人等並賜伸雪故鄭彥信李潑李洁崔永慶白惟讓鄭介清六人中永慶追贈大司憲彥信復右相而時事

方急白惟讓諸臣則未遑昭雪其在庚戌年間名流在朝之日啓請伸雪屢日而尤海昏劣爾瞻用事竟未得請豈但士林不幸而已逮至 仁廟反正之日延平府院君李貴先務伸究大司諫李潑修撰李洁縣監鄭介清復其官爵又復鄭澈官職蓋兩平之論也今聞惟讓孱孫上言請復舊爵介清門生後學上章請復毀院既下該司尚未回啓特命大臣収議一體施行荅曰後日引見時商確裁斷 全羅道生員吳相玉等上疏鄭介清伸雪書院復設事 荅曰浚吉別生妬賢嫉能之計使安寧之地泯泯不得香火人心慨歎良有以也廣詢諸大臣然後自有參酌裁斷之舉爾等退修學業

右議政許穆啓曰鄭介清學問純正爲士林所矜式 宣廟
特除六品職經書義校正時名至京師介清嘗言鄭澈小人
情態澈以介清名重之人所言如此深怒之己丑獄事究竟
之後陰誘所親若干輩告介清與逆賊交密落漏鞫廳請拿
問至受刑遠竄而死其所著愚得錄隨手記十餘卷以罪人
文書捜括至鞫廳 宣廟覽之曰此讀古人書者也下其書
付官邸給其家今愚得錄傳於士林爲之立祠以俎豆之以
爲尊奉之所矣向日宋浚吉以祖述鄭澈之人誣罔天聽毁
撤其書院士林莫不憤惋頃者湖南多士又陳疏請設啓下
該曹以議大臣回啓臣頃見首相亦以復建爲宜敢達矣左

議政權大運曰此是士林公共之論豈有異議 上曰介清
書院復設可也
戊午十一月全羅道徐國賓上疏請故儒臣鄭介清賜額事
禮曹回啓鄭介清學術行檢為世所推而再被搆誣之慘幸
得伸雪之後旣因恩命重建祠宇以為章甫矜式之所則似
當特許賜額 上裁特為賜額
庚申八月全羅道儒生柳景瑞等上疏請毁鄭介清僭越猥
濫之祠且治吳相玉楊夢擧等欺君罔上之罪事 啓曰所
陳之事當令廟堂稟處 以全羅監司狀啓鄭介清書院毁
撤議大臣則領相金壽恒右議政閔鼎重議鄭介清心迹言

論可見於 仁祖朝先正臣金長生上疏與 孝廟朝儒臣
宋浚吉時陳之辭設令介清無與於汝立之逆謀其不敢擬
議於俎豆之事則章章明矣且其書院始命黜去者 仁孝
兩朝之睿旨也建請復設者賊鑴輩群奸邪論也亟行撤毁
以為正士趨正人心之地領府事金壽興議上同依禮曹啓
辭即令毁撤實合事宜右議政李尚真議宜揭揚兩朝成命
還撤鄭介清郭詩全彭岭等祠院以彰諸臣慢上之罪傳曰
依 兩朝下教令禮官即速毁撤以正士習以杜紛拏之弊
備局回啓介清書院既有撤毁之命羅績安敏儒吳相玉揚
夢舉等欺誣天聰傅會邪論之罪除因臺啓已削版者外令

有司一體科罪儒生令本道定罪啓依允